

卷五十四

文子通玄真經

北轅錄 蒙達備錄

卷五十五

聖武親征錄

卷五十六

安雅堂酒令

卷五十七

蘇背吟集 演露

姑蘇筆記 大業雜記

雪舟勝記

說郛

五十四之五十七

說郭卷第五十四

文子通玄真經 十二

周辛妍

大道不振其來已久微波尚在出自諸子莫不祖述道德弥縱百

代文子者周平王時人也著書十二篇

史記云文子亦曰計然范蠡師之姓辛名妍字文子

蔡丘謹上人其先晉公子也常南游蠡得而事之老子弟子也

平王問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君

今賢人雖有道

吳人文子也

而遭姦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

亂之民其能庸乎文子對曰道德匡邪以為收振亂以為理使

聖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而堯舜

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治然安危

成敗隱降自天在乎君王任賢而已故聖人休休為天下視其

人同於赤子欲以興利去害而安之非欲有私己也其書上述皇
王帝霸興亡之兆次叙道德禮義衰殺之由莫不工極玄機傍
道庶品其旨博而奧其辭文而真故有國者雖深敗之俗可
返襟於太素有身者而患累之質可復至命於自然大矣哉
君子不可不刻心焉洎我唐十有一葉皇帝乘衣布化均和育物
柔懷庶

邦殊俗一軌故在顯位者咸盡其忠慕幽居者亦安其業默
希以元和四載投適衡峯之表考室華蓋之前迨經八稔風
熱撲素之風竊味希微之旨今未能恭然強為注釋足量天漢
之高邈料滄溟之淺深者亦以自為難矣默希子序并注

道原精誠

九守

守虛 守無 守平 守易 守清
守真 守靜 守法 守弱 守樸

四守虛為九守一數

符言

道德

上德

微明

自然

下德

上仁

上義

上禮

道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德生惟象無形窈冥寂寥淡漠不聞

其声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天道者高不可強深不可測苞

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洶洶冲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

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

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數以之深

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

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

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帶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

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勞已睚已返還
復於撲無為為之而合乎生死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
矜而得乎知有萬物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
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殯音讀
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孀人不孀虹蜺不見
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
物恃之而生莫知其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悲收藏蓄積而不
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恍兮不可為象乎恍兮忽兮
用不誦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
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
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絕曲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
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
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悸為狂憂悲焦心疾為威
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者得其由者五藏寧思慮平耳
目聰明筋骨勁強踈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
達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
遠淪無涯音息耗滅益於不營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
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群生而無私好澤及蚊音蟻音
而不沓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

微不可得而把握繫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淖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買金石操論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遠近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卓約閏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其間矣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太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雖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歸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照物而不眩嚮應而不知右道原精誠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列照星朗陰陽和匪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而澤非養草木也神明

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天道者藏精於內栖神於心靜莫恬淡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朝廷若無人無德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悲刑天下莫不仰止之象主之他國殊俗不動譚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賞善罰惡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今雖明不能獨行必符精誠故總道以被民非逆者精誠弗包也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晡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長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

象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佳穀生河不滿溢海不
波涌遂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明宵光山崩
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者以相通故國之消亡也天文變世或亂
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
不可以操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
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冲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
善若生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老不忘乎欲
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靈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
失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好也積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聖人之心日夜不患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右精誠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窕冥冥混而為一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
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陽精氣為人粗氣為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
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及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
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
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遂之死順之生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无者
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血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
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

藏乃形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為表中為裏頭圓
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
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与喜怒瞻焉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
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

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夫行薄蝕無先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
國生受其殃天地之道至聞以大尚由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
日何能久燠而不息神精何

不成患禍與曰入衰氣不能寵故所求多者所得多所見大者所知
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臟之使候故耳目淫於声色即五
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滯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收禍福之至雖如丘
山無由誠之矣故聖人受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神玄達無所誘暴
意氣無失清淨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
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門何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弥少以
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
亂口使口生創音齧音起念滑心使行飛揚故者欲使人氣濞好憎使人精
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矣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生生之厚夫佳
死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能知一

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

吾處天下亦為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貴而寧之弗敢極也即至樂極也 右九守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急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福欲利先遠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為懲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

老子曰山生金玉生玉反相剝木生虫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上疑下在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事疾故去而不逢是以聖人無抗故無失無為故無敗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靈其慈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當慈而無患者求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小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眾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為利利之為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家其後必殃失得大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 右符言

道德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歸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虚心清淨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無妄視耳無苟聽尊精積內意盈年既以得之必堅守之必長久之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長十圍之木始於抱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退者所以自後儉者所以自小損者所以自少卑則尊退則無儉則廣損敗大此天道所成也夫道者德之無大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

待之而寧夫道無為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隣無為而無不為其知其精真知其真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通不戰而克小弱有得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知無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住不可為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天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余自顯自明執推堅強作雄

結悲為兵主為亂首小人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及
其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夫於無道悲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又雖有道而遭淫亂
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夕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
衰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
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
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無淫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悲成亡積
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
之鬼神輔之鳳凰籍其庭麒麟游其郊蛟龍宿其治故以
道在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治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譽天下

為難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聞命矣
上德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
其身治者支體相通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安也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
而德澤流焉人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木
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在上德

微明老子曰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
欲少所謂心欲小者慮患未生成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
者魚包方圓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較也智圓者終始無端
方齎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行窮

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廢置
曲得其宜也事少者乘要以遇虫執約以治虜處靜以持操也
故小心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
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給也事少者約所時也故聖人之於善也
無小而不行其為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正現而鬼神不敢先可
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為而二之成也愚人
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為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改教化易而必成
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
之所致

自然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時四時化懷而物萬不

同無故無新無練無親故能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
多端起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
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
聞不可令持聖重可令固守不可令臨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
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始不可令應變五者聖
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
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聖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
夫守一隅而遺萬物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

淺矣右自然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

風雨也地之平水大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其四
關止五道即與道命神明藏於無形精炁及於真日明而不以視
耳聰而不以听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為知而不
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在於耳即
其聰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 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門即終
身無患四支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
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為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地深
不足以為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為亡
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聞乘時

執因民歆而天下服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
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方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大德
之所施者溥則威之所制者廣 即我強而敵弱善用兵者先弱
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存萬乘
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
道也 右下德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約養有度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
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雖於飢
寒之患其憐坦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
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聞生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

其情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竭財盡有旦暮無君臣相疾且人之為生也一人蹠來而畔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以供上求即人主恣之矣貪生暴君侵渙其下以道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老子曰天地之炁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方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大剛則折太柔則卷通曰在於剛柔之間夫絕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積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休之天恩推即孺孺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即不令行推即

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右仁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輪慮之以策面之扶義而動以畜存也將以存巨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厲其民者即率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五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君之逆天地侮鬼神失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雠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愛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听者祿以家以里听者賞以鄉听者封以鄉以縣听者侯其縣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國固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由之積米而儲之唯恐其不棄也

義兵至於石戰而止不我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前故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取者不能立其功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以自為者虫去之虫之所助雖弱必強虫之所去雖大必亡

右正義

上礼老子曰鄆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原且清也魚鼈蛟龍莫之為也石上不生五穀秃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故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刑于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猶廣華也者天則大裂之道也其政浹其民情其政察其民缺

右礼

北轅錄一与

宋周焯

淳熙丙申十一月二十九日詔待制敷文閣張子正假試戶部尚書元

賀金國生辰使昱并祖右監門衛文將軍士褒假明并觀察使知東上閣門兼各省四方館軍剖之明年正月七日陞辭出國門初九日離行在二十日至淮陰二十六日燕館習儀二十八日北行引接傳御使副即館生受其謂還中節序立其傍虜遣接伴使昭武大將軍尚書戶部郎中李脩廣威將軍尚書兵部員外郎顏完宗下僕馬立飲引接三柁而退二十九日盱眙置酒錢使分度淮午至泗州津亭使副望拜如儀接伴戎服陪立各帶銀牌樣如方響響上有蕃書急速走遍四字上有御押其狀如王字虜法出使皆帶牌有金銀木之別朝服對立于建互展起居狀接人講恭礼使副陞廳茶酒三行虜法先湯後茶少傾聽響入城夾道甲士

執兵直抵於館施供脫食果飭如南方齋造先設茶筵一畝若七
夕吃巧其瓦攏柱皮鷄腸銀銚金剛觸西施苦取其形似密
和麵油煎之虜甚珍也

茶食謂未行酒先設此品
茶一盞人謂之茶筵

次供饅頭血湯畢羅

肚湯美盪羊餅子解粥肉齏美素麵骨頭漿子自後大同小
異酒味甚滴食畢即鎮門內外不通二月一日甫交腫間接伴
所裹衙三節謂北家声若各相呼而起時猶未至三鼓旋覓盃
水洗漱冠櫛畢點心已至灌肺油餅棗糕麵粥有供糕糜處
或未暇牽筋忽一人呼官員認馬王節出門馬已預定上一上二貼
於臂上以防差悞馬料於民謂之戶馬御者不候據鞍即散
蓋防與之語言泄穢事也細車四兩奉面北使副亦以叙行車

之形制既不美觀出館各有紅紗二燭籠為導氣象甚不佳亦
有羗管從後声頗悽怨衣夜脩逢行人為之感愴車每兩馱十五
頭犯車五六人行差違以巨挺擊馱謂之走車其振蕩如逆風上
下波濤開龕車三十六兩每兩輓以四牛礼物私覲使介三節行

李皆在焉自起程至三許折車

真定汴京
燕山

孟常先一兩程而往人夫及

輓車牛馱所至州縣更易六十里至臨淮縣有徐城本徐國有
徐君基季礼掛劍處即此是日行脩汴河水極淺洛口既塞
理固應然承 渭江淮米六百萬石自揚而達京師不過四十日
五十年後乃成汚渠可寓一嘆隋堤之柳無復彷彿矣二日至虹
縣曉宿靈壁縣汴河自此斷流白過泗地皆茫一脊兩岸奇石

可愛

右產於縣鳳皇山以十為貴

或云花石網所弃者虞姪墓在西岸雖無碑部

有村曠名陰陵靈壁曰為鎮亦名獻鬻頭虹本紅夏丘二縣地漢

書紅陽故立是也訛而不改遂名曰虹五日豆永城縣本歌丘二

縣地更敬丘曰大丘陳寔為之長縣北有匡山與陽山相接六日至

穀熟縣十八里至南京入陽熙門市樓榜田雖陽變道甲兵尤

盛張巡許遂廟在西門外謂之双王廟其傍則宋玉臺此地高辛

氏子闕伯所居高丘也武王封微子杞為宋國後唐號歸德軍

本朝王業所基陞為南京詔即衙成以為大內以歸德為名後

陞應天府太上皇於此登位虜今改為德府及門數妓來返北

使紫皆騎駝不約束步武便棄騎也入境男子衣皆小窄婦女

衣皆極寬大有位者便服立止用皂紵絲或番羅繫版絲與皂隸

畧無分別絲反挿垂頭於腰謂之有禮無貴賤皆有米頭靴所

頂之中謂之蹋鴿七日至寧改縣本齊城古魯伯國六國時屬媿

為信陵若無忌之封宿拱州襄陵驛虜改曰濰州濰河在十里外郡

本襄邑縣宋襄公葬於此故曰襄陵八日至雍立縣故祀國武王封

禹後東樓公縣東有葵立齊威公所會也行二十里過空桑伊尹

所生之地又里許即伊尹墓地名三家次過范即廟其地名孟莊

廟塑孟姜女偶坐配享者蒙恬將軍也又六十里至陳留縣本

鄭邑為陳所并故名實張良之封邑或云陳思王亦生於此九日

至東京虜改名南京未到城先過皇城寺宜春元使副易朝

服三節更衣帶從者跨馬入新宋門曰朝陽虜名洪仁樓櫓濠塹甚設次入瓦城次入大城人煙極凋殘至會同館曰貢院也接伴所得私覲盡貨於此行戶賠償都窮晚食酒貯以黃鉅味差勝有以柑子餉承應人得之甚喜云謂之朝樂子按東京春秋衛陳鄭三國之境古大梁城也十三日至黃河浮航六渡自南抵北用船捌拾伍隻各濶一丈六七尺其布置掛去又各丈餘上實筭子木復覆以箒或車策馬而過如履平地虜以順天名橋予觀駢頭巨艦絳以寸金規制堅壯歸兵守護甚嚴不日我國家恢復河朔過師枕席云上當知此橋為利之博焉十八日至達律即表紹渡處十四至陽陰縣陽陰本蕩陰管侍中嵇紹死節之所有又姜里城姜河姜市文王所囚之地十五日至相州闐闐繁盛觀者如堵二樓曰康樂日月白風清又二樓曰翠樓曰秦樓時方賣酒其上碑書十州春色酒名也或云韓媿公畫錦堂今為一貴人宅名記猶在好事者叩門打碑不禁也相出蒿草故顯名天下銅雀臺講武城章河紂之朝歌城皆在境內講武城南有塔聞是旧鄴都高兵都望名七十二冢世謂曹孟德徂詐惑後人使迷其蒸所相實古鄴相魏文侯始封之地十六日至邯鄲縣縣古趙國邯山名鄴盡也邯山至北而盡城郭淺色故字皆色趙王藁臺在縣之北聞每年三月二十四日空巷上簡子冢形如研世為硯子冢程英公孫杵臼墓亦在焉路逢一細車蓋以青氈

頭段人家也頭段者謂貴族及將相之家十七日至邢州邢古巨鹿群故邢侯國也兼天下於此置信相八日至內丘縣內丘本漢之中丘未至內丘西望太外山崗壘走崔谷秀傑如昔所聞山巡襄八里十九日至相鄉縣本春秋晉郭邑之地漢光武即位於鄗之南六十里至趙州道往光武廟有二石人首橫於路伏傳光武欲渡河二人致餉慮洩其蹤乃除之又云過二人間途不答怒而斬之已而皆石也未至城五里渡石橋後空架起工極堅緻南北長十大潤四尺一完隋人李春所完元祐間賜名安濟有張果老馱迹二十日至真定府未至城先過潭沱河流不甚闊聞當春漲時亦湍急也真定在春秋時屬鮮虞國二十日至新樂縣右鮮魚

國漢中山李王母馬昭儀隨王就國王於建宮於樂里故呼為西樂城語訛西為新四十五里至中山府堯始封於此二十四日玉安肅軍過丘溝河二十五日至涿州黃帝戰蚩尤於涿鹿即此地二十六日至良鄉縣入內通侍郎李慶和賜餽合陽藥貼用紅綾勅書云勅某卿遠持慶幣來賀誕辰馳華濕以良勞次郊亭而伊邇宜有節宣之餽以彰春過之優二十七日過盧溝河即盧龐也燕人呼木為龐呼黑為盧亦謂之黑水河色黑而濁其急如前至燕山府外燕賓館赴班荆宴少定傳鄉館伴使昭武大將軍太子少詹事蒲察明少中大夫侍御史鄧儼為之副南使與人互展起居狀結與接伴互展辭狀天使敬昊賜宴單仲賜酒果酒九行禮畢趣入城初入

端禮門次入南門次入豐宜門次過龍津樓亦分三道通用奪玉石
扶闌上琢為嬰兒形極工巧次入宣陽門由馳道西南入會同館南
就次有天使完顏卞傳宣撫問二十八日忠勇校尉劉彥忠、銅校尉
何彥來交禮物天使烏石諭賜酒果宣威將軍克東上閣門副
使郭喜說朝見儀二十九日辨色副使率三節入見行司捧國書於
馬上前行初出館橫過駝道而卿廊東西曲盡各二百五十間至掖
門下馬自專德門由會通承明二門入在嘉會門趨而南至暮次
少頃鳴鐘罷衛士山呼百官裏見時方辰正斯須於幕間見叟
王帶者五人先出後知烏東宮親上平章令公也繼獨引副使捧回
書頃之閣門祿衣吏未引都轄以下都轄三節之長先入宣門次仁政門於

隔門上面北叙立門之裏即殿庭隙間見副使舞蹈之節侯禮物過
副使由石出三節自東入拜于火氈上有一品至七品累系黃字牌子
蓋其朝着也一氈可容弊萬人遍地製成鸞鳳殿九楹前設露臺
枉衣文繡兩廊各二十間中有鍾鼓樓西外垂金添簾額飭以綉廊之
西馬有鞞紅綉鞍者弊足乃高麗所進殿門外衛士二三百人分兩
傍立盡戴金花帽錦袍宣明門外直至外廊皆甲士青緇甲居左
旗執黃龍紅緇甲居右旗執紅龍外廊皆銀鎗左掖門入皆金
槍人依一住以立惟仁政門左門用甲士訖見無一人踈倚者凡門屋下皆
所墜執弓矢人數各有差若乃終從之處宮殿門名茲不具載此
宮營繕之制初雖取則東都而竭民膏血絡殫土木之費尤悉靈以

琉璃日色輝映樓觀翬飛面盡莫克摹寫左右之初役民兵一
百二十萬數年方斫于死者不計其數三節既出副使亦作衣柱
以立扶策至暮次未畢餘礼小底入報小底二傳音克礼數止於殿
百人門外受衣帶三節繼之是日麗夏侯人同見少留候其初竟閣
門來分復舊路出至嘉會門駐立久之以麗人在門外受賜未畢
也歸館久之宣威將軍容省使廉東上閣門盧璣到館押伴置
酒殿上近例止就賜副使免坐弟拜表謝三節各受衣帶五事
尚書公獨以病辭館伴所服以礼例應給副使衣帶
各七事有靴而無笏虜
無象簡所用皆木膺故也三十日就館宴天使李显全賜宴于
酒果燕山酒固佳是日所餉尤為醇原名全潤盖用金瀾水以釀
之也三月一日雨先入賀不尔必致沾服夫容有習未也者言雖雨立移
時不恤也二日天使完顏交賜分食者分鄉鱔以賜之也九月入辞使
副受書而歸十日離館燕古奠并地武王封堯後於薊即薊縣
也隋立琢郡唐為幽州天寶間曰范陽郡陞為盧寇軍遼曰燕
京名析津府皇朝改曰燕山府虜曰大興府二十三日至東都未至城
三二里車天指一立空之是名愁臺乃晋少帝北狩之路二十四日押宴
鎮國上將軍鎮南軍節度使兼懷州管内觀察使高蘇賜宴
并酒樂天使趙泳食畢啓行四月十六日到家是行往返凡九十六日

蒙鞋備錄一

宋孟珙

丘國

韃靼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破於歷代無闡馬
其種有三黑日白曰生所謂白韃靼者類兒稍細為人恭謹而孝
遇父母之喪則髻其面而哭嘗與之聯轡每見兒不醜惡而聰面
有刀痕者問曰白韃靼否曰然凡掠中國子女教成却弱之與人交言
有情今被部族之後其國乃韃至成吉思之公主必姪權管國事
近者入聘於我宋副使遠不罕者乃白韃靼也每聯轡間遠不罕
未嘗不以好語相陪奉慰勞且曰三十苦無管待千萬怒恠所謂
生韃靼者甚貪且掘且無能為但知乘馬隨重而已今臣吉思皇
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也大抵韃人身不甚長大最長者不過
五尺二三亦無肥厚者其面橫潤而上下俱有顴骨眼無上紋鬚鬚
絕少形狀頗醜惟今韃主咸沒其者其身魁偉而廣頰長鬚人物雄
壯所以異也成吉思乃舊牌子頭結婁之牌子頭晉乃彼國千人之長
也今為劄國之主譯曰成吉思窩皇帝東征西討其國強又

韃主始起

今成吉思皇帝者中成生彼國初無庚甲今者據其言而書之易
於易彼歲歲也其俗每以草青為一歲人有問其歲則曰幾草矣亦
嘗問彼生日日嘆而吞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記其春與拜也每見月圓
以為一月每元草青逢三方知是年有閏自也成吉思少被今人虜為
奴婢者十餘年方逃歸所以盡知金國事宜其人英勇景夾有度
量能容重敬天地重信義所傳成波真者乃小名尔初無姓氏亦無

名諱近年明來有女真叛亡之臣為用所以譯曰成吉思皇帝或曰成吉思者乃譯語天賜兩字也

國號

年號

韃國所鄰前乃統族左右乃沙陀等諸部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偽天會間亦常擾金虜為患金虜常與之戰後乃尋與金帛和之按李諒征蒙記曰蒙人常改元天興自稱太祖元明皇帝今韃人甚朴野路無制度琪常討寇於後聞蒙已殘滅久矣蓋北方之國或方千里或方百里興衰起滅之不长今韃之始起並無文書凡發命令遣使往來止是刻指以記之為使者雖一字不敢增損彼目俗也其俗既朴則有回鶻為隣每於西河博易賤賣於其國迄今文書

中自用於他國者皆用回鶻字如中笛請字也今二年以來回國叛亡降殺之臣無地容身願為彼國用始教之以文書於金國往來却問漢字去年云春琪每見其所行文字猶曰大朝又稱言朝曰免兒年龍兒年自去年方改曰庚辰年合曰辛巳年是也又慕蒙為雄國故以國號曰大蒙古國一女真亡臣教之也琪親見其雄皇帝摩睺睺國王每自稱曰我韃鞨人凡被大臣元帥皆自稱曰我韃鞨人彼亦不知其為蒙是何等名字何為國號何為年號今所行文書皆亡臣識字者強解事以教之耳南遷錄載韃有詔與金國稱龍虎九年非也以愚觀之更遲年歲今虜叛亡之臣必教之撰其証曰以為節又必教之改年立號也矣

太子諸王

成吉思皇帝兄弟凡四人成吉思居長大皇帝久已陣亡二皇帝名便
古得那見在國中三皇帝名爲真感沒所統多係自己人爲善戰
有功成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比國破金國攻打西京雲中而陣亡今弟
二子爲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載四太子名天婁五太子名龍孫
皆正宮孺生其下又有十數人乃庶生也女七人長公主曰阿真藍搜今
嫁豹突駙馬二公主曰阿黑里百國裕曰必姬大人曾嫁金同亡臣曰四
部死寡居今領白韃靼國事日逐看經有婦士數子人事之凡征
伐斬殺皆自出三公主曰何五嫁尚書令國旧之子餘示知名孫男甚衆

諸將功臣

元勳乃彼太師國王沒黑助者小名也中國人呼摩羅猴彼詔誥則
曰謀合理南化之音輕重所訛也見封天下兵馬相大元帥相行省太
師國王乃黑韃靼人十年以來東征西封威鎮夷夏征伐文事皆決於
已故曰權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禮有兄百計里哥那自有千騎不
任事弟二人長曰林哥見在成吉思處爲護衛次曰帝孫婦王每隨侍
馬國王每成所部將已兄弟以小名稱之不許呼他國王止有一子名袍
阿美容儀不肯剃髮焦只裏中帽着窄服諸能國語其次曰兔花兒
大傅國公名臣於摩羅埃又有鷓鴣者官亦罕見隨成吉思掌重
兵又其次曰按赤那助見封尚書令乃成吉思正后之弟部下亦有騎
軍十餘萬所統之人頗循法韃人自吉隨國王者皆惡隨尚書令者皆
善也其次劉伯林者乃燕地雲因州人先爲今人統兵頭目奔降韃主

有子甚勇而韃主忒沒真長子戰無遂將長子之妃嫁伯林之子同
韃人破燕京等處甚有功伯林昨已封王近退問於家其子見西京府
留守又其次曰大葛相公乃紀家人見留守燕京次曰劉入者乃回鶻人
已老亦在燕京同任事燕京等處有紙蟬兒無師文元帥劉元帥等
甚衆各有車馬皆從摩朕國王命令

任相

首相晚合大師者乃免卷太傅之無元女真人極校檜兄弟皆歸韃主
為將相其次韃人宰相乃卒相奪合又有女真人七金宰相餘者未知名
率皆女真臣向所傳者白險李藻者為相今正見一處有所提曰白倫
提兵至此今亦未知存亡燕京見有移刺晉鄉者契丹人登 見有內翰
掌文書又有楊虎昔為吏部尚書楊藻者為彼北京留守珙所見
國王之前有左右司二郎中使人到則二人通譯其言語乃金人舊太守
女真女人也

軍政

韃人生長於鞍馬間入自習戰自春祖冬旦逐獵乃至其涯故無步
卒悉是騎軍起兵數十萬畧無文書自元帥至手戶百戶俾子頭傳
令而行凡攻大成先繫小群掠其人民以供駢使乃不令曰每一騎兵必款
掠十人足備則每名需炒或柴薪或土石若干晝夜追逐緩者殺之
迫逐填塞其濛塹立平或供鴉洞砲崖等用不首數萬人以此攻城
无不破者其城一破不問老幼妍醜貧富達煩皆誅之畧不少恕凡

諸臨敵不用命者雖貴必誅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雖多寡每畜一分為成吉思皇帝獻余物則數 有至宰相等在於沙漠不臨戎者亦有其數馬凡有征伐謀議先定於三四月間行日一咸某於燕都而後起行

馬政

韃國地豐水草宜羊馬其馬初生二年即於草地若騎而教之却養三年而後再乘騎故教其初是以不蹄齧也千百為群雖無嘶鳴下馬不用控繫亦不走挽性甚良善日間未常芻秣惟至夜方始牧放之隨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曉搭鞍乘騎並未始與豆粟之類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故馬不困弊

糧食

韃人地饒水草宜羊馬其為生涯正是飲馬乳以塞飢渴凡一乳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入止飲馬乳或宰羊為糧故波國中有一馬者必有六七羊謂如有百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如出征於中國食羊盡則射兔鹿野豕為食故也也數十萬之師不奉烟火近年以來掠中國之人為奴婢必米食而後飽故乃掠米麥而於劄寨處亦煮粥而食被國亦有二三處出黑黍米彼亦煮為解粥

征伐

韃人在本國時金虜火定間燕京及契丹地有謠言云韃鞬來韃鞬

去趕得官家無去處為首雜宛展聞之驚曰必是韃人為我國患
乃下令極於窮荒出兵戰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勦殺謂之滅丁迄今
中原人盡能記之曰二十年前山東河北誰家不買韃人為小奴婢皆諸軍
掠來者今韃人大臣當時多有虜掠住於金國者且其國每歲朝貢
則於塞外受其禮幣而遣之亦不令至燕京韃人逃遁沙漠恣入骨髓
至倘章帝立明昌年間不令殺戮以是韃人稍還本國添丁長育
章宗璟又以為患乃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以唐古紇人戍之首國
唐古紇叛連結即刺都剌木典紇拜紇後典紇等俱叛金人發兵平
之紇人散走投於韃人且回鶻有田姓者饒於財商販距方往來於山
粟河北具言民物繁庶與紇同說韃人治兵入寇或湯真忿其欺凌
此犯邊之州悉敗長駟犯燕虜為韃人曰我國如海汝國如一掬妙豈能
搖動韃人至今老幼皆能記此語虜君臣國其陷西京始大驚恐乃
竭國中精銳以忽殺虎元帥統馬步五十萬迎擊之虜大敗又再刷山
東河北等處及護架隨衛等人馬三十萬令高琪為大元帥再敗是以
追於燕京城下是戰也罄金虜百年兵力消折潰散始盡其國遂
衰後來凡圍河北山東燕北諸州等處虜皆不敢嬰其鋒

官制

韃人襲金虜之俗亦置頗省尚書令左右平章等官亦置大帥元帥
等所佩金牌第一等負臣帶兩虎相向日兩闕金牌用漢字曰天賜
成吉思皇帝聖旨當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曰天賜成吉思聖旨

疾人其次乃銀牌又與前同如成吉思亦行詔勅等書皆金虜叛臣
教之遺發臨民者曰宣差逐州守臣皆曰節使今在於左右帶弓
矢執侍驍勇者曰護尉

風俗

韃人賤老而喜壯其俗無私鬪爭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
燕地襲金人遺制飲宴為樂也摩眼國王每征代來歸諸夫人連
日卷為主礼具酒饌飲宴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每拏擢魚
肉手有脂膩則域之於衣包上其衣至損不解浣濯婦人以黃粉往
塗額亦漢舊裝傳龍衣迄今不改也王至成吉思下及國人皆剃婆焦
如国中小鬼留三搭頭在顛門者稍長則剪之在兩下者搃小角垂
於肩山

軍裝器械

成吉思之儀衛連大純白旗以為識認外此並無地旌幢惟傘亦用紅
黃為之所坐乃金裏龍頭胡床国無者間有用銀處以此為別其
鞍馬帶作上亦以黃金盤龍為飾国王亦然今国王正連一白旗九
疋中有黑自出師則張之其下必無帥方有一旗国王止有一鼓臨陣
則用之鞍轡以木為之極輕巧弓必一石以上煎用沙柳為箭手刀甚
輕薄而弯

奉使

彼奉使曰宣差自皇帝或国王處來者所過州縣及管兵頭目處

悉來尊敬不問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禮第戟門坐於州郡設廳之上太守親跪以効勵宿於黃堂廳事之內鼓吹旗幟奴樂郊外送迎之凡見馬則換易并行人泥悉換馬謂之乘鋪馬亦古乘傳之意近使臣到彼國王處凡相見禮文甚蘭言辭甚直且曰你大宋好皇帝好宰相大抵其性淳朴有大古風可恨金虜敗亡之臣今乃鑿混純破彼天真教以姦計為可惡也

祭祀

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翦以鉄椎大椎之秀其兆折以決大事類龜卜也凡飲食先酬之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稱天聞雷声則恐懼不敢行師曰天咻也

婦女

其俗出師不以貴賤多帶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錢物之類其婦女專管張立氈帳收卸鞍馬輜重車馱等物事極能走馬所衣如中國道服之類凡諸酋文妻則有願姑冠用鉄絲結成形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綉或珠金飾之其上又有扶一被用紅青絨飾之又

有文袖衣如中國鶴氅寬長拽地行則兩女奴拽之男女雜坐更相酬勸不禁地入使於彼國王者相見了即命之以酒固彼妻賴垂公主及諸侍姬称夫人首八人皆共坐凡諸飲宴無不同席所謂諸姬皆繫白美色四人乃金虜貴殯之類上四大乃韃人內夫人者甚姝麗最有窈皆胡服胡帽而已

燕聚舞樂

國王出師亦以女樂隨行率十七八人姜女極慧點多以十四弦等彈大
官樂等曲拍手為節甚低其舞甚異韃人比俗主人執盃盞以勸客
飲若少留消滴則主人者更不接盃見人飲盡乃喜如彼繫鞵止是二十
來騎不背多用馬者尔惡其閑閑也繫罷遣分來請我使人至彼乃曰
今日打毬如何不來答曰不聞鈞旨相請故不敢來國王乃曰你來我國
中便是一家人兄有宴聚打毬或打圍出獵你便來我同戲如何有要
人來請喚目大咲而罰六盃終日必文醉而罷且每飲酒其俗鄰坐更
相常換若以一手執盃是全我掌一口彼方敢飲若以兩手執盃乃彼與
我換盃我當尽飲彼酒却酌酒以酬之以此易醉凡見外 醉中喧鬧
失礼或吐或臥則大喜曰客醉則與我一心無異也我使人相犇之日因
王戎伴使曰凡好成子多住幾日有好酒與吃好茶飯與吃好笛兒鼓
兒吹着打着所說好誠子乃好州縣也

說郭卷第五十五

聖武親征錄

一乃全

皇元

烈祖神光皇帝諱業速誘初征塔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真幹法忽魯不花輩還駐軍跌里温盤陀山時秋太祖聖武皇帝始生右手握凝

血長而神異以獲帖木真故命為上名初族人泰赤烏部居別林舊

無怨於我後因其主阿冊可漢二子塔兒忽台思隣拔都有憾遂絕

烈祖密世時上冲幼部衆多歸泰赤烏上聞近侍脫端火兒亦

將板自泣奮之晚端曰今清潭既涸斂石已碎奮復何為遂去二母曰

倫太后麾旗將兵躬自追叛者大半逐風將察刺海皆中鎗創甚

上親視勞慰察刺海曰自先君登遐部人多叛臣不勝忽遠追若戰

以致然也 上感泣而出時 上麾下搠只搭兒馬刺別居薩里川禮谷
蘭氏扎合本部人秃台察兒居玉待哥衆來薩里川掠搠只牧馬
搠只麾下左右匿群馬中射殺之耗木合以是為隙遂與泰赤烏
爾乞刺思元魯居群也勒八魯刺思霸鄰諸部合謀以衆三
萬來戰 上時駐軍蒼蘭班米思之野亦迄判部人捏群之
子字徒先在麾下玉自是曲鄰君山遣卜夾台慕哥二人逾阿
刺烏秃刺烏二山來告偏

上集註

部為一翼蒼聖台火察兒二人及孛忽蘭捏右思火魯罕撤合夷嫩
直諸部為一翼忽相徒忙納兒之子蒙哥怯只見哥為一翼忽相
刺可漢之子搠只可汗為一翼按壇為一翼忽蘭脫端二人為一翼連
相赤納玉烈妻亦刺二部為一翼軍成大戰于蒼蘭班米思之野札木
合敗走彼軍初越二山半途為七十二灶烹狼為食是時泰赤烏部地
廣民衆而內死統紀其族烈胎部與我通常獵幹祥禮刺烏思之
野 上時亦獵圍陣禹相屬既而合上曰可同宿于此乎彼曰獵騎四
百糗糧不具已遣半途 上曰命給助同宿者越明日再圍合 上賓之
使駘獸近彼陣讓多獲以厭其心彼衆感相語曰泰赤烏與我雖
鼠弟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後恤我者其此人乎大稱羨而歸上

曰遣告之曰可來結盟否昭烈之長玉律拔相謀於族長馬兀牙答
納對曰泰赤烏何惡於我彼以為昆弟何遽降不之從玉律拔相遂
與塔海答魯領所部來歸謂 上曰如我孰將有元夫之婦先牧之馬
而來以泰赤烏長母之子計殺故曰我擔當棄親從義而招之 上曰如
我孰寐寐梓髮而悞之兀坐揪 而起之汝之言素我心也汝兵車所至餘
悉力而助也既盟後二人食言判歸少族人忽數忽兒章怨塔海答魯
反側遂殺之昭烈部已亡矣泰赤烏部中若其長非法相告曰太子
謂太祖衣人以已衣垂心人以已馬安民定國必此人也曰悉來歸赤刺溫拔
相暫別二人實泰赤烏族晚 奇家人亦來歸初上嘗為塔兒忽台所
執赤刺溫拔相交後魯罕失刺必釋之足以歸衣哲別之來實以力

窮故也失里奇相也不于手執忽阿赤拔相塔兒忽台二人來至忽相渾
野復從去之止將已子萬才阿刺二來人歸後擗只魯鈔罕二人率朵郎
吉扎刺兒部及委萊勝和率忙兀部亦來歸日後 上同 日倫太后暨
哈撒兒幹真那顏諸昆弟族薛徹太出等冬以耗車載湏酪大會于幹
唯河林木間會中 太后暨上謂族人萍徹別吉及其母忽 見真哈敦
怒曰今不尊衣而貴葉別諉乎遂笞主鱗者失立兒泣白蓋以捏群太
石葉速談命拔相二君去世我專為地人所辱至此曰大哭是時則里
古台那顏掌 上乞列司事係外繫 禁馬所親推 上馬播里掌薛徹別
吉乞列司事播里從者因盜衣馬勒別里古台執之播里怒研別里
古台皆傷左右為聞別里古台上之曰此讐言故等欲耶振乎我傷不

甚也姑待之不可白我致隙其衆不聽各執馬乳灌斫木拔疾開我衆
勝之乃奪忽兒真大里真二哈敦留摩下於是絕好後復議和遣二哈
敦歸行成之際塔兒部長賊兀真笑里徒皆金約金至遣承相某帥
兵逐塔兒北走 上聞之遂起近兵發自幹難河迎討之仍諭月
兒斤來助候六日不至

上以麾下兵與戰細刺禿央圖忽
刺禿天圖之野盡擄其車馬糧餉殺賊兀真笑里徒又獲大珠衾銀

朋車各一金兵回金主曰我賊塔兒就拜

上為察兀忽魯若今移討使也

亦冊克烈部長脫隣為王時我衆居哈連從澤間為乃壘部人所
掠 上怒曰曩者別里古台為彼所傷我捨饗議和而不听令何乃棄
敵執凌我曰發兵于大川至朶朶盤陀山大擄月兒斤部惟薛撒太

出僅以妻子數人脫走 上時居塔剌速之野有克烈部王可漢弟

扎阿紺孛來歸達賊里乞部與我爭戰 上與扎阿紺孛迎敵之其

衆敗走是時有上瀚土伯夷董哀諸部乃克烈敗散之衆亦來降王

可汗始與葉連談可汗和好相稱按答

交物所以然者由初五可汗父

忽兒扎忽思益祿可汗既崩王可汗殺戮昆弟其叔翁兒可汗率兵

與王可汗戰逼王可汗於哈刺溫隘敗之僅以百餘騎脫走奔葉

連皆可汗葉連談可汗親將兵翁兒可汗走西夏復奪部衆歸之

王可汗感德遂盟換答後王可汗弟也力可哈刺者以其多殺昆弟

及歸乃壘部立赤難赤可汗赤難赤可汗發兵伐王可汗盡奪克烈

部衆與也力可哈刺王可汗脫身歷走三城奔赴契丹主翁律可汗既

而復叛之涉長吾兒西夏諸城邑中道糧絕遺乳羊五頭以又禁羊口
奪其乳為飲刺橐駝血主為食因甚僅至曲薛兀兒澤上聞之以
其初與先君接荅之故乃遣近侍塔海唐也女二人淮招之來

上自怯祿阿連親迎撫勞安置軍中大賑給之後秋上同主可汗會于
土兀刺河上黑林間結為父子禮是年冬月兒斤部先脫走者薛徹太
出至帖列徒墜城之次年秋上發兵於哈刺哈河伐城里乞部主脫
脫戰于莫那察山遂掠兀相夷城里乞二部收其白上盡以所獲給三

可汗其後部衆稍集不約我軍自侵城里乞部至捕兀刺川殺脫之
子土居思別吉虜忽相台察勤渾二哈款及拾脫次子何如都赤判溫
二人領部衆而來所集不以秋豪與我脫奔八兒忽真之隘後上與王

可漢征孟祿可汗至黑辛八石盡虜其民孟祿可汗見造也的脫不
魯領百騎為前鋒我軍逼之走據高山其馬鞍轉墜禽之冬上與
乃蛮部將曲薛吾撒八刺二人過於拜荅刺也只兒之野日暮列陣對
宿期明日戰是夜王阿汗多燃火於所陣也使人不疑潛移衆於哈
薛兀里何上時札木在聖下日出望見王可汗立旗幟非舊處馳往
問之曰王知中否我昆弟如野鳥依人終必飛去余有白翎鵠也栖息
曠上寧肯去乎我嘗言之矣部將曲憐拔都聞之嘆曰至愛昆弟
之間何為此言也和都刺赤福因是亦版王可汗歸其父脫所居
上見王可汗移去曰此輩無乃異志乎即解陣去駐撒里川王可汗
至土兀刺河其弟亦刺合鮮昆及扎阿紺字自也迭兒按臺河來會

父軍曲薛吾撒入刺乘不備虜其部衆又掠王四也
輜重而逃亦刺合扎阿紺字以見免奔王可漢
命亦刺合將已

兵往追之且遣使來告曰乃壘為不道掠秋人民太子有良將四人能做
我虐然復人民乎 上釋前憾遂遣博兒朱赤顏木巷里國王博兒
垣那顏赤刺溫拔都四將帥兵往救之也我軍王亦刺合先與真將迪吉
火力亦禿兒于蓋塔九等二人追至忽刺河胡山曲薛兀撒八刺迎敵禽
之迪吉火力亦禿兒于蓋兀二人流矢中亦刺合馬跨幾為所獲須臾四
將兵亦至故亦刺合大敗其衆盡掠所奪歸之王可汗、深感上
德謝曰曩以困之來歸何太子切、存恤今已亡之國又奪歸之知將何
以報也時聞脫、復出入忽真隘居統烈澤 上率兵復討之後

上與弟哈撒兒討乃壘部至忽闌蓋側山大敗之尽殺諸部衆聚其
戶馬於是中號令還軍時見乃壘執弱不足念矣 上會王可汗於

薩里川不魯吉崖嚴兵征太赤烏部與其長元忽阿忽出忽憐忽
都吞兒等大戰于幹難河 上敗之襲帖泥忽都徒思月奇察兒

別吉吞兒忽台命憐禿忽都吞兒至月良兀禿刺思之野禽之阿忽
兀忽出忽敦忽兒章走入兒忽真溢忽憐奔乃壘部後哈塔斤散
只兀魯魯班塔、兒弘吉刺諸部會盟于河雷泉上腰斬金烏為
誓歆龍衣我軍及王可汗於是弘吉刺部長迭事遣人來告 上聞
之遂與王可汗發兵自扇津遇戰于益亦刺川大敗之冬王可汗分
兵由怯緣連河指怨八海牙山先發部衆後成列而進其弟札何紺

孛以王可汗及覆不常遂謀於渾八力按敦阿速燕火脫兒延見
火兒四人我兄無寧處之心屠絕昆弟常耐於契丹觀其心性若此
終不能存我輩亦不使國安矣今何計處之按敦阿速池是語於
王可汗曰今執火燕脫兒及納憐脫隣二人至帳下解溲謂燕火
脫兒曰吾輩曰西夏而來道路飢困相誓語忘之乎我心非汝也唾
其面座上人皆起唾之按敦阿速曰余亦與此謀不忍捨王所以來告
也王可汗屢責扎阿緝孛曰汝常懷其肝者扎阿緝孛不安後與燕
火脫兒延見火兒納憐脫隣太石等俱奔乃蠻冬王可汗居於忽
人海牙兒上駐於徹兒山起兵伐塔兒部長阿刺忽都兒乞兒哈
太石察忽斤帖木兒等戰于卷闌捏木奇思之野大敗之時弘吉刺
部亦來附 上弟哈撒兒居別所從甚麾不哲不奇之計往掠之
上深切責於是弘吉刺遂附扎木合與亦乞刺思大魯刺思孛魯班
塔兒哈答斤撒只吾諸部會于隄河共立扎木合為菊兒可汗謀
欲浸我盟於禿律別河岸為誓曰凡我同盟有泄此謀者如岸之摧
如林之伐言畢同共牽足蹋岸揮刀斫林駭衆馳馬赴我軍有
塔海哈者時在衆中 上麾下照烈氏抄兀兒與之親往親之偶並
驅實不知有是謀塔海哈以馬鞭築其肋抄兀兒願兒塔海哈
目之抄兀兒悞下馬祥旋塔海哈回告之河上之盟曰事急矣汝
何誰抄兀兒驚馬即還過大魯刺氏也速該言其事將赴上告之
也速該曰我長婦之子與忽郎不卷住來無旦夕我左右

止有幼子及家人大力台耳目命與大力台誓而往乘以蒼駟白馬厲
之曰汝至彼惟見上及太后無吾婿哈徹兒則言之苟池於他人願
斷汝腰裂汝背誓訖乃行中道遇忽闌八都哈刺滅力吉台軍
圍為其延兵所執少舊識得解因贈以獺色全馬謂曰此馬適
可脫身追可及人可乘而去既又遇氈車白帳之隊性扎木合所者
隊中人出追兀兒抄兒兀乘馬絕馳而脫至上前悉告前謀上既即
起告近之戰于海刺兒帖兒大魯罕之野破之札木合脫走弘吉
刺部來降

壬戌

朱理宗景定三年
金最宗泰和二年

發兵於吾魯回失連真河伐按赤塔兒察罕

塔兒夏賴兵避暑者比戰見誓衆曰苟破敵遂北見棄遺慎勿顧

軍事畢共分之既戰屢勝族人按唯火察兒答力台三人皆約 答
席必來哲別二將盡奪其獲散軍中是秋乃壘孟祿可汗會滅
力乞部長脫別吉孛魯班塔答兒哈答斤散只吾諸部暨可忽
出拔都答別吉等來犯我軍及王可汗上遣先騎乘高峴望於裡
干貴曰都徹兒赤忽兒黑諸山有騎自有赤黑山來告壘漸至
上與王可漢自兀魯回失連真河移軍入塞王可汗與赤刺答北邊
後至據高嶺方下營孟祿可汗易之曰彼軍漫散候其聚吾悉
捲之時阿忽出大都二部兵從乃壘來與前鋒合將戰遙望赤
刺軍執不可動遂還亦合刺尋亦入塞會我軍擬戰置輜重它
州 上與上可汗並河闌塞為壁大戰于闕夾壇之野彼祭風

風忽反為雪所迷軍亂顛溝隊暫而還時札木合同益祿可汗未
中道札木合引兵回遇立己為可汗者諸部悉討掠之冬上出塞
駐於阿不札闕惑奇兒之山王可汗居於別里怯沙陀中是時

上與太子來聘王可汗抄兒百姬王可汗之孫禿散合亦來 六

主火阿真伯姬俱不詣自是稍疎札木合聞之往說亦刺合曰吾按

答謂太祖也常遣使通信于乃壘太陽可汗時將不利於君今若

能加兵我當從傍賜助時亦刺合居別所來會父王可汗 上族

人答力台幹真斤按難火察兒塔海忽刺海刺答兒斤木忽兒哈檀

扎木哈等背我迨且說亦刺答說之曰吾等願為之改効力若討

月倫太后諸子亦合刺信之車帳相間損正其謀遣塞罕脫干

言之于王可汗、曰札木合巧言寡信人也不是信亦刺答曰彼言者

有口有古何為不信屢遣人言之王可汗曰我禁汝輩不從吾身有

立實賴於彼垂老遣骸與得安媵命今時不已汝當自能為之母

遺吾憂既而有異志悉燒我牧地

癸亥春王可漢為詐計曰彼前者常求昏我於不從今宜許之候其

來宴定約必禽之遂遣不答台乞察來請 上率麾下十騎往赴之

宿于城里奇帳中越明日與城力池赤奇謀使回王可汗語曰我牧

鮮羸弱方從息之合命一人彼赴宴足矣既遣使 上即時還王可
汗近時也可察合闡者開面 上謀婦語其妻因曰人若有言
池此於 上當如何哉其子亦刺罕止之曰此死據之言恐它人以為

實也可察合闐牧馬者乞失月供馬潼適至徹有聞問其弟把帶曰適所議者何事諶知否把帶曰不知察合闐次子納隣坐帳外方礪銳聞之罵曰割舌者適我不吉乎今事已然當禁誰口也把帶謂乞失力曰我今知矣可回赴 上言之遂入己帳游行止有一羔殺之折臥榻煮熟夜馳見上告其謀曰王可漢將圖太子其計定矣 上聞之止軍於河闌塞急移輜重於失其真河上游遣折里斐為前鋒並莫運都兒山之陰行王可許爾領兵自莫運都兒山陽由忽刺河卜魯哈二山而來時有大出也迭見二人者因牧馬見王可汗軍至函來告 上時移軍合闐只之野未及為倫日啣山耶整兵出戰先敗朱力斤部衆次敗童哀中又敗火力失門太后衆

進逼王可汗護傳其子亦刺合馳來衝陣戎軍射之中類其執太挫飲兵而止 上亦將兵至幹兒努兀遺忒奇山岡軍凡四千陸百騎

沿吟勤合河順進分為兩隊 上親將二千三百騎行南河圻兀魯吾忙無三部將二千三百騎行河北岸 上以弘吉刺部先為婚親

遣使謂其長帖木哥阿蛮部曰汝若來順則女子面容外甥姿質俱在不然則加夾於汝矣遂行至董奇澤脫兒合大魯合之地駐軍上遣使阿兒海致責於王可汗曰我合大軍駐董奇澤間草盛馬肥謂父王可汗言之昔汝菊律可汗嘗謂汝我兄忽兒扎忽思益祿可汗之位不我與自奪之汝有殺諸昆弟詐言太帖木兒太石不卷帖木兒輩不知所存是故菊律可汗逼汝哈刺溫之隘汝窮迫無計墜

以百騎來歸我。先君我。先君率兵借汝以雪前耻而泰亦兀部
都兀兒吾難八合只二人助兵幾計不可知其時道吟經鞬不谷出谷
之上又出河不札不谷哥兀之山又踰虎烈壇虎零古蓋連壇蓋零
古闕群隘曲矣兒澤跋涉重險始至其境適值被凶年得穿其
國技菊律可許時間避我與塔刺連野我逼之僅以數十騎通
走河西之國不復及矣我先君以其土地人民歸於汝田是結為按
谷我固尊汝為父此我有造於汝一也又曰父王可汗汝其時如埋雲
中如沒曰底汝弟扎阿紺孛居漠寒之間我發聲轟轟以呼之峯帽
隱而招之彼其間我呼見我招遠東拔歸我乃登山而望倚庐而
待其至又為三部威力乞所逼我以其遠來首合死之也所以言殺

兄誅弟此謂推薛徹別里為我兄太出乞魯為我弟是我有造於
汝二也又曰父王可汗汝既出雲中顯日底來歸於我使汝飢不過日午
羸不過自望所以然者何哉我昔與兀都夷部戰于哈丁里山之西
木那义笑力之野多獲孳畜輜重昔以與汝飢不遇午羸不過望
者實此之由是我有造於汝三也又曰父王可汗曩汝征城萬乞陣於
不刺以遣使覲侯部長脫不待成而先戰獲忽都台察魚渾二哈
款因招其子二大都赤刺溫盡收兀都夷部汝以德此舉故我秋
毫不及又汝子乃壘相戰拜谷刺边只見之野時大都赤刺溫令部
叛歸汝又為曲薛兀撒入刺追龍共於汝人民使木吉我遣四將領兵
戰敗之盡歸所掠於汝是有我造於汝四也又曰昔我出哈兒合山

谷弓君忽刺河班谷兀卓兒完忽奴之山相見時于時不已言乎
譬如毒牙之蛇所傷弗以勤念吾二人唇齒相見始可聞離汝今
以蛇傷而問我乎唇齒相見而離我乎父王可汗我時又如青鵠
海鵠自赤忽兒黑山揮越於盃兒之澤搦班脚鵠以歸君此謂
誰谷谷斤散只兀弘里刺諸部是也汝豈非假彼諸部之力而驚
畏我邪是我有造於汝五也又曰父王可汗汝何常有造於我造汝
者凡若此與其驚畏我何不使我衆湯鬻不息安榻而臥使我
癡子如婦得寧靜乎我猶汝子執雖寡弱不使汝有慕於他
衆也我雖愚不使汝有慕於他賢也譬如雙輪去一不能行也徒
使牛汗縱之恐盜係之實餓又如雙轅偶斷其一牛憤破領徒使

跳躍不能前也以我一方車獨非一輪乎凡此諭王可汗也時上族人

大察兒按攤在王可汗部中

上曰彼謂之曰汝二人欲殺我將棄之

乎吾嘗謂上輩人見合拔都之子薛徹太出誑可使幹唯河之地无

主累讓為君而不听也又謂大察

以汝逞群太右之子吾族中當

汝立又不听又謂按攤曰汝為忽都刺可汗之子以而父嘗謂可汗推
謂汝亦不听吾心曾讓汝等不我听我之立實汝等推也吾所以不
許者不欲使蒿萊生久居之地斷木阻通車之途吾夙心也做汝等為
君我當前鋒俘獲輜重亦歸汝也使我從諸君畋我亦將遮獸追
崔使汝得從便財也又為按推大察兒三河之源我祖實與母令
他人居之必謂脫隣曰吾弟我以汝是馬祖家奴曾祖閣僕故尊汝

為弟也汝祖諸塔乃吾祖察刺合令勿心統必乃二君所虜諾塔生靈也哥、生闊、出黑見思之本、生折該是朕合兒

生汝世為双虜誰之国土汝敵取之縱傳我國按匪大察兒必不與也昔我等居王可汗所早起也得飯王青鍾馬乳汝比車豈知吾先飲而妒之也我今去矣汝比車飲之吾弟脫隣量汝能費幾何也又

為按推大察兒曰汝若事吾父王可汗忽使疑汝為察九勿心魯謂太祖自稱魯

之族而累我即王可汗交人馬厭於我尚你况汝等乎縱然今豈夏能到來冬矣又謂我父王可汗曰可遣按敦河連渾八力二人來報否

則遣一人日者吾麾下忙納兒拔都失破銀鞍黑馬在王所就恃

來鮮見按即王子亦刺合也汝亦遣必力哥別吉脫端二人來否則遣一人扎

木合按答暨阿亦失闌阿不答帶亦兒大察兒按推各遣二人來如

我東向可於納是脫隣乎陳腦凡之源來會如我西向可出哈八刺漢

答兒哈之山順忽魯班不答諸思河來會也王可漢聞上前語曰惟吾

子裁之王子鮮昆謂其父曰彼何嘗誠意待我為按答特以覘視

我耳何嘗稱君為父特以老奴視我耳又何嘗遣辨士馳御馬以

及我彼能勝我听取吾國若我勝彼亦取其國也目戒其部將及

別力哥別吉脫端曰備而奎達而旗秣而馬以需進也上既遣使

於王可汗遂進兵掠虜弘吉刺別部溺兒行以行事班朱河泥飲水

誓衆時有亦乞列部人字者為大魯刺部所逼敗之回遇上同盟

是時上弟哈撒兒別居合刺温只敦山妻子為王可汗所虜正挾幼

子脫忽走也糧探鳥卵為食來會于河濱 上與可漢戰于哈蘭真
涉陀之後王可汗居於只忒忽盧之地時 上麾下答力台幹真按
椎折大溫察兒別吉札木哈八隣梭哥台脫隣搭海忽刺海哥及忽
都答部衆在王可汗所相與謀害王可汗曰此不可依也將叛去王
可汗竟其事討逐之是時答力台幹真人鄰撒合夷嫩真諸部
稽顙來歸按椎折溫大察兒別吉忽相答札木合等奔乃壘王
泰陽可汗 上移軍自班朱河秋大會於幹難河源進伐王可汗
上遣使答柳答兒抄兒寒二人往王可汗所做為 上弟答撒兒語謂
之曰瞻望我兄遙忽及遠抄涉往不知所從近聞我妻子在父所我今
蔽木枕愧籍壤仰星而臥我實賴正父故教有諸王苟從之吾終

歸王父也王可汗曰遣使亦禿兒干以煮膝器盛血與之盟答柳答兒
抄兒寒二使將亦利兒干來 上不與語即送於答撒兒所 上因以
二使為鄉導領兵夜馳至徹見運都山出其不意破王可汗軍盡
降克烈夷部衆王可汗僅以子及數騎脫走領其左右謂其子亦
刺合曰我父子相親其可絕而絕之乎今由此緩頰見絕矣至捏群
烏柳河為乃壘部主太陽可汗之將大里速八赤帖迪沙二人所殺亦
刺合走西憂過亦即納城至波黎吐蕃部既討掠且欲居之吐蕃收
集部衆逐之散走西城曰先城徹兒哥思壘之地為黑隣亦哈刺者
殺之 上既滅王可汗是冬大獵於帖麥該川宣布號令振旅歸龍
建 上春秋四十二時乃壘太陽可汗遣使月忽難謀於王孤部主

阿刺忽思的乞大力今受不卷駙馬丞相白達是也日近聞東西有稱王者日月在天子然

可知世豈有二主哉君能益吾右翼奪其孤失即阿刺忽思即遣

使孛兒必塔失以是謀先告於上後率族來歸我之與王孤部親好

者由此也

甲子申景五年春大會于帖木境以議代乃蠻百官謀曰今畜牧

疾瘦待秋高馬肥而後可進上弟幹亦曰那顏曰毋慮馬瘦

我騎尚壯今執已如此其可緩乎以吾料敵必取之苟戰曠使他日

指此地嘗禽太陽可汗當面此名然勝負在天必當進矣上弟別

里古那顏亦曰乃蠻款奪王孤失若果為奪則身將安之彼恃國大

馬繁恣為誇語今秋卒然入之國雖大必逃散於山林馬雖繁必遺

棄於原野掩其不虞奪之弓矢豈唯哉衆稱善望日祭毒蘇諾

朝進兵伐乃蠻秋再會哈勒合河建忒垓山先遣麾下虎別來哲

別六為前鋒太陽可汗至自按基營於坑垓山之塔只見兀縣何

引兵迎敵我軍至幹兒寒河太陽可汗同喊兒乞部長脫克烈部

長札阿紺字阿隣太名幹亦刺部長忽有花別吉及札木合孛兒班

塔兒哈塔斤散只兀諸部相合時我隊中亦白馬帶斃鞍驚走

突乃蠻軍太陽可汗與衆謀曰彼軍馬羸可尾而進然待馬稍

輕健與之戰也驍將火力速入赤曰昔君父亦年亦可汗勇戰不曰士

皆馬後未嘗使人見也今何忙邪果懼之何不合菊兒八連來太陽可汗妻也

太陽可汗因率衆來敵上弟答撒兒主中軍躬自指揮行陣時

札木合日後太陽可汗來望見

麗整謂左右曰汝等見

按答奉止英異乎乃重語嘗有言雖駁革奇許猶貪負不捨豈

能當之遂提本部兵走是日 上與之大戰至晡命殺太陽可汗乃

重部衆潰夜走絕阻俱墜納忽渾崔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

悉降於是朵兒班塔兒哈塔斤散只兒諸部亦來降冬再征脫

至迭兒思河源不剌納矮胡之地兀吞思城兒乞其人頗不安部中帶

兒兀孫獻女忽闌哈敦於 上率衆來降為彼力弱散置諸復輜重表

冀中實霸糜之 上進軍圍城兒乞於泰寒塞盡降麥古丹脫

脫里復奪之掌斤城兒乞諸部而還部長脫扶其子奔盈祿可

汗帶兒兀孫既叛率餘衆至薛良葛河谷刺溫隘築塞以居

上遣孛羅桓那顏及赤刺溫核相弟闖拜二人領右軍討平之

乙丑征西夏攻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於京大民多獲索駝以還

丙寅太會諸王百官於幹難河之源建九游之白旂共上尊號曰成吉思

皇帝後發兵征乃重盃祿可汗飛獵於兀魯塔山步令水 上禽之

是時太陽可汗子屈出律可汗與脫隨走涉也兒的石河

丁卯夏領兵秋再征而夏冬克幹羅汝城先遣按彈不兀刺二人使乞

力吉思部其長幹羅思亦難及按迪也兒部主訛兒波幹亦遣也

力帖木兒阿忒黑刺兀偕我使來獻白海青且為好也

戊辰春班師至自西夏避暑於龍庭冬再征脫及曲出律可汗

時幹亦勒部長忽部忒別吉等遇我前鋒不降戰因用為鄉尊

至也見的石河盡討滅兒乞部脫中流矢而死曲出律可汗僅以數人脫走奔契丹主菊兒可汗

己巳春畏吾兒國王奕部護聞上威名遂殺契丹主所置監國少監欲求議和時上遣按力也奴吞兒拜二人使其國奕相護

大喜待我甚厚即遣其官別古思阿隣帖木兒二人入奏曰臣切聞皇帝威名故棄契丹舊好方將遣使來通誠意躬日効順豈料遠辱大使降臨下國譬雲開見日水津得水喜不勝矣而今而後當盡率部衆為僕為子竭犬馬之勞也是時滅力乞脫子大都亦刺溫馬札兒禿薛子四人以脫中流矢死不能歸全尸遂取其頭涉也兒的河時奔長吾兒國先遣別子者使奕相護殺之四人至與畏

吾兒大戰于新河秋奕相護先遣其官阿思蘭幹怯掌羅的斤亦雅海牙倉赤四人來告滅力乞事上曰奕相漢果誠心効力於我以其已有承獻尋遣安魯不也女吞兒班二人復使其國奕相護遣使奉珍寶方物為貢

辛未春上居性綠連河時西城哈兒鹿部主阿兒思闌可汗來歸曰忽必那類是上奕都護兒亦來朝奏曰陛下若思願臣使遠者悉聞近者悉見輟衰衣之餘縷摘金縷金帶之星裝誠願在陛下四子之亞竭其力也上說其言使尚公主仍序第五子遣將脫忽察兒率騎二千出哨西邊秋秋

上始誓衆南征克大水藥又拔烏沙堡及昌桓抚等州大太子拙赤

二太子哈罕

太宗也

破雲內東勝武宣寧豐靖等州金人懼棄西京又遣

哲伯率衆取東京哲伯知其中堅以衆壓城即引退五百里金人謂

我軍已還不復設備哲別戒軍中一騎牽一馬一晝夜馳還忽攻大

掠之以歸上之將殺撫州也金人以招討九斤監軍萬奴等領大軍

力備於野狐嶺又以叅政忽以率軍為後繼契丹軍帥謀為九斤曰

聞彼新破抚州以所獲物分賜軍中馬牧子野畜不虞之際直連

騎以掩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乃全上聞金兵至

進拒難見甯九斤命麾下明接曰汝嘗使北方素識

太祖皇帝

其往臨陣問以率兵之由金國何恣於君而有此率若不然即語之

明安未如所教俄策馬來降上命麾下縛之曰俟吾戰畢問之也

遂與九斤戰大敗之其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曰勝彼復破忽沙

軍於會合堡金人精銳盡沒於此

上歸結明安曰我與汝無隙

何對衆相辱對曰臣素有歸志恐其見故因如所教不佞何由瞻望

天顏上善其言命釋之

壬申破宣德府至德興府失列引却四太子也可那顏赤渠附馬

率兵盡克德興境內諸城堡而還復金人復收之

癸酉秋上復破之遂進軍至懷來金師高琪將兵率戰我軍

追至北口大敗之死者不可勝計時金人整山築寨悉力為備上留

怯台薄察等領軍拒守遂別衆西行由紫荆口出為金王聞之遣大

將奧敦將兵拒隘忽使及平也北其至我衆度閑矣乃命哲別率衆

治東海破
涇列等城
而還上與
四太子馭
諸部軍

攻居庸南口出其不備破之追兵至北口與怯台薄察軍合繼而又還
諸部精兵五千騎令怯台哈台二將日守中相 上自率衆攻涿州二
卜命日拔之乃分軍馬三道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為右軍循太行西南
破保州中山刑治鎡相輝衛懷孟等州并真定威州竟底黃河大
軍平陽太原而還哈撒兒安赤那顏朱兒徹台薄察為左軍由中道
近破唯莫河間青滄景獻濟南濱棟益相寺城并東平大名不改余
皆望風而後下今北還又遣木忒里四故密州拔之上至中相亦來合

甲戌 上駐營於中相比士甸金丞相高琪與其至謀曰間皮人馬疲
病乘此決戰可乎丞相完顏福吳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多
居諸路其心向北皆未不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
危在此幸矣當熟思之今莫居姑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為之計
如何金主然之遣使求和因獻衛紹王公主令福吳來還上至野麻池
而還夏四月金主南遷汴梁備其太子守中相以丞相完顏福吳左
相秦怒為輔金主行距涿契丹軍在後至良鄉金主踰之款奪其
元給鎧馬還宮契丹衆驚遂殺主帥衰昆而叛共推斫谷比涉兒
扎刺兒為帥而還中都福吳聞變軍陌虜溝使忽得渡斫谷 其
裨將塔兒師輕騎千人潛渡水腹皆繫守橋衆大破之 尽則衣甲
衣器械牧馬之近相者由是契丹軍執漸 先是那 律留哥以中國
故多擬有東京咸平寺群自称遼王斫谷北涉見寺遣使詣上行宮
納款又求好於遼王時遼王亦來降 上命為元帥令居廣寧府金

王之南遷也以招討也奴為咸平等路宣撫復移咨於忽必阿蘭至
是亦以衆未降仍遣子鐵哥入質既而復叛自稱東夏王五月金太
子留福吳秦忠等守中都亦走汴梁 上以契丹衆將未歸遂命
散只兀兒三木合板都領契丹先鋒將明安太保兄弟等為鄉等引
我軍合之至則與斫荅等併力圍中都金主以點檢慶壽元帥李
吳運糧分道還救中都人貴糧三斗英自負以勵衆慶壽守涿州
旋風寨李英至朔州青戈皆為我軍所獲既絕其糧中都人自
相食福吳自毒死秦忠亦委城走明安大保入據之遣使獻捷 上
時駐桓州遂命忽都忽那顏與雍古兒完見赤阿見海斡撒兒三
人檢視中都帑藏時金力留守合斡國 和哥奉金幣為拜見之

祀雍古兒哈撒兒愛之獨忽都忽拒不受方將哈答哥萃其物北
來 上聞忽都忽曰哈答哥嘗與你物乎對曰有之未敢受之

上問其故對曰臣嘗與哈答言城未陷時寸帛尺縷皆金主之物今既
城陷悉我 君物矣汝又安得竊我君物為和意乎 上甚佳之以

為知大体面重青雍古兒阿見海斡撒兒等之不取也哈答曰見其
孫崇山而還時金通州元帥七斤率衆未降惟張復張鏜柄衆
哥也思危帥據守信安不下 上駐軍魚兒灤命三合板相帥蒙右

軍萬騎由夏西拉京北 出潼關破高汝等郡直趨汴梁至荅
荅營大掠河南回至扶州適河兵合遂渡西北今元帥斡答忽監
軍斜烈以北京未降 上遣脫剌闍兒必師蒙古契丹漢軍南征

降真定破大名至東平陽水不克大掠而還金人復取之

丙子錦州即張智以錦義廣寧等郡未降俄而復叛自踰遼西王改元大漢 上命木花里以左軍討平之

丁丑 上遣大將速不台接相以鉄裹車輪征賊兒乞部與先遣征西前鋒脫朵察兒二千騎合至蘄河遇其長大相戰盡滅之兒乞是歲吐麻部主帶都刺沙合兒既付而叛

上命博羅桓那顏都魯伯二將討衆之博羅桓那顏卒於彼

戊寅封木峇里為國王總率王孤部萬騎火朱勤部千騎兀魯部四十騎忙兀部將本哥漢札千騎弘吉剌部安赤那顏三千騎亦乞刺部字徒附馬三千騎札刺兒部及帶孫等二千騎同北京諸部

烏葉兒元帥虎峇元帥所將漢兵及北刺兒所將契丹兵南伐金國別遣大將哲別攻曲出律可汗至撒里桓地克之光吐麻部叛

上遣徵兵於乞兒乞思部不從亦叛遂命大太子往討之以不花為前鋒追乞兒思至亦馬兒河而還大太子領兵涉謙河水順下招降之回克烏思憾哈納思帖良兀克失的迷火回亦兒于諸部

己卯 上總兵征西域

庚辰 上至也兒的石河住夏秋進兵所過城皆克至幹脫羅兒城上畱二太子三太子攻守尋克之

辛巳 上與四太子進攻十哈兒薛迷思干等城皆克之大太子又攻克養吉干八兒真等城夏 上駐軍於西城速望壇

西城可軒
之稱也避暑之地

命忽相忽那顏為前鋒秋分遣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率左軍攻玉龍
傑赤城以軍集奏聞 上有旨曰軍既集可听三太子節制也於是
上進兵過鉄門関命四太子攻也里左沙兀兒等城 上親克迭兒密城
又破班勒訖城圍守塔里寨冬四太子又克馬魯察葉可馬盧昔
刺思等城復進兵

壬午春又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

上以暑氣方隆遣使招四太子

遠還曰經木刺夷國大掠之渡棚、関阿克野里等城

上方攻塔

里寨朝覲畢并兵克之三太子克玉龍傑赤城大太子還營所寨破
後二太子三太子始婦相覲是夏避暑於塔里寒寨高原時西城
速里檀札闌丁迎去遂命哲別為前鋒追之再遣速不台板相為

繼又遣脫忽察兒殿其後哲別至城里可汗城不犯而過速不台板
相亦如之脫忽察兒至與其外軍戰城里可汗懼棄城走忽相忽
那顏聞知率兵進襲時城里可汗與札闌丁合既戰我不刺遂遣
使以聞 上自塔里寒寨率精衛親繫之追及辛自連河獲滅
里可汗屠其衆札闌丁脫身入河泳水而遁遂遣入刺那顏將兵急
追之不獲回大擄忻相人民之半而還

癸未春

上兵循辛自連河而上命三太子循河而下至昔思丹城款

攻之遣使奉稟命

上曰隆暑將及宜別遣將攻之夏

上避暑於八

魯灣川候八刺那顏曰討近敵悉平之八刺那顏軍至遂行至可
溫寨王太子亦至時 上既定西城置達魯魯巷赤於各城監治之

甲申拖師任各避暑旦正旦待

乙酉春 上歸國自出師凡七年是夏避暑秋復總兵征西夏

丙戌春至西夏一歲間盡克真城時 上年六十矣

丁亥滅其國已還 太祖聖武皇帝昇還之後 太宗皇帝即人位

以前 太上皇帝時為太子

戊子避暑于幹思罕金主遣使來朝 太宗皇帝與 太上皇帝共

護遣掬力垂復征西城秋 太宗皇帝自虎八會于先

太祖皇帝之大宮

己丑八月二十四日諸王附馬百官大會雕曲阿蘭共母

太宗皇帝登極 太宗遂議征收金日助負之置倉成朔站赤河北

先附漢民賦調命兀桐撒罕生之西城賦調命牙魯兀亦主之是年西

域亦思八刺納城主遣使來降又西域之西折相及不刺夷國主躬來

朝會

庚寅春遣軍將攻字京兆金主以步騎五方來援敗還其城尋拔秋

七月與 太上皇親征金國發自闕郡隘過川由官山 鉄門闕平陽

南下渡河攻鳳翔

辛卯春二月遂克鳳翔入克洛陽可中數處城邑回還避暑于官山

會諸王百官分三道征收金國期子來年正月畢集南京是年秋八

月二十四日 上至西京執事之人各執名位兀相徹罕中書令重石右

丞相鎮海左丞相自始此遣撒答火兒赤征收高麗免四十餘城還冬

十月初三日 上攻河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時有西夏人速哥者來告黃河有自坡可渡從其言

壬辰春正月初六日大兵畢渡及獲漢舡七百餘艘 太上皇遣將貴由乃來抱集等軍兵已渡漢江 上亦遣使於

太上皇諭以汝等與戰連敵日久可來合戰 上於正月中三日至鄭州守城馬提控者以城降 太上皇既渡漢水有金大將哈答磨

下欽察者來逃告哈答伏兵于鄧西隘截等候 太上皇昏夜會兵明燭而進哈答移刺聞知入鄧以避其餘 太上皇正月十五日至均州雪作上遣大王口溫不答國王答思將兵畢至十六日雪又大作是日與哈答移刺合戰于三峰山大敗之遂禽移刺十七日 上行至

視戰所住之二十日克均州哈答匿丁地穴亦禽之又克昌州潯州嵩州曹州陝州洛陽濬州武州易州鄧州應州壽州遂州棊州等未降三月 上至南京合忽相忽攻之 上與太上皇北渡河避暑於

官山連不反枝相忒木火兒赤貴由投相塔察兒等適與金戰金遣兄之子曹王入質我軍遂退畝連不反枝相以兵三萬守鎮河南秋七月 上遣虜渡使金促降日被殺之八月金之叅政完顏斜烈桓山公武先將兵二十萬會拔南京至鄭州西合戰是年高麗復叛再命撒兒答大兒赤征收九月南京城倉廩俱竭金主兵師六萬北渡河欲復東平新衛二城我軍遂北潰散尚千餘人復渡河南 癸巳春正月二十三日金主出南京入歸德金人崔立遂殺畝守

南京未攻二人開門詣速不歹板相降四月速不及援相至青城崔
立又將金主母后太子二人暨諸族人未獻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出婦
德府入蔡塔察兒火兒赤統大軍圍守是月十日遣人入蔡催降弗
應四面築城攻之八月別遣接脫等抄籍漢民七十三萬有奇十月
南宋遣太慰孟珙等領兵五萬運糧三十萬石至蔡來助分兵南
面攻之金人奉沂萊海濰等州來降

甲午春正月十日塔兒察火兒赤急攻蔡城危逼金主傳位于族人
承麟遂燹焚而死我軍入蔡獲承麟殺之金主遺骸南人事取
而逃平金之事如此是年夏五月於蒼闌谷八思始建行宮大會
諸王百官宣布憲章是年群臣奏言南守雖稱和好及殺我使
侵犯我邊奉揚天命徃征其辜又遣忽相忽主治漢民別遣塔
海紺等征蜀

乙未春建和林城宮殿夏遣曲出忽相都籍到漢民一百一十萬有
奇遂分賜諸王城邑各有差

丙申大慶和林城宮冬十月赤曲闕端等克西川

丁酉夏四月築掃隣城秋八月誅漢儒遜擢登本貫木位

戊戌夏築禿思忽城

己亥

庚子春正月命暗都刺合壘主漢民財賦

辛丑春高麗王遣姪子入貢冬十月命牙老瓦赤主管漢民十月

初七日地名月成哥忽闌病至日崩壽至五十六在位二十二年

說乳卷第五十五

說乳卷第五十六

安雅堂酒令 一身全

皇元曹紹漫士 字繼善瑞讓東

孔融開尊第一

不空得此不飲但偏酌坐客各飲一盃

孔融誠好事其性更寬容座上客常滿尊酒

曹叅歌呼第二

方舉觴歌呼以後

相國不事言中飲一卮鄰吏

得令入手聞坐上客說話者先罰一盃得令之人然後與下鄰各
歌一卮曲各酌一楹下鄰者待令之人也所謂說話者雖衆但高聲
或多言者當之

鄭孝高歌第三

襄登臺省令獨官如何襟期能與共對對

酒旦高歌

與對席之人作儒者高歌慢詞古樂府之類各飲一盃如無對席者只以席面正客便是

子美騎馱第四

暮隨肥馬塵朝扣富兒門殘盃與冷炙

到處潛悲辛

以對客生或酒主人為富兒得令者作騎馱狀扣門索酒富兒與殘盃冷炙既飲食之作十七字詩一首相謝不能者作馱

叫三声而止

阮籍兵厨第五

籍聞步兵厨貯酒三百斛遂未為校尉

一醉萬事足

得令任意解酒痛飲仍歌選詩不能者作猖狂狀仍罰之酒

劉伶誦德第六

兀醉恍然惺不聞雷電声何人侍左右螺

螽與螟蛉

自飲一盃仍要見枕麴籍糟之態對席者作雷声左鄰作蜂

声右鄰作蝨狀

齊人之餘第七

之餘真可鄙不足又之他妻妾交相山施施

尚款誇

得令者領折盃中酒飲些子復於客坐處求酒食既而誇之席有妓則作妾罵之無妓則以坐處左右鄰為妻妾

張旭草聖第八

三盃草聖傳雲烟驚落紙脫帽濡其首既

醉猶不已

作罵字狀飲一盃後脫巾再飲一盃以須髮蘸酒以頭作罵字狀飲一盃

桓公卜書第九

樂飲欲繼燭成禮不以淫公胡卜其夜卜

書乃吾心

日間得此飲一盃則免飲

蘇晉長齋第十

蘇子雖曠浪長齋綉佛前醉中誠可笑

往愛逃禪

以蔬菜飲半盃不得茹葷仍說禪詰不能者作佛事數句更不能者罰念阿彌陀佛百聲

次公醒狂十一

衆多酌我酒我醉狂不已飲狂豈在酒

不飲亦如此得此不飲但作狂態不已或不能狂却罰酒

陳遵起舞十二

陳遵日醉歸廢事何可數寡婦兵謳

歌跳梁為起舞

得令者誦躍而舞左客作寡婦謳戲曲各飲一盃有妓則以妓為寡婦有數婦則以左者為之

灌夫罵坐十三

坐客不避席灌夫乃罵坐按項罰

以酒夫亦當悔過

得令者作罵坐語主人起按其項罰一盃

左相萬錢十四

萬錢方下箸鯨吸声如雷避賢初罷

相樂聖且御極

以著於果有土遍閱三兩通却不得下著乃以不得口吸引一
盃晚宴使中響聲仍御盃示眾人

玉川所思十五

曾醉美人家美人嬌如花青樓在河

許跡滔天之涯

盧仝之悶非酒可破請進茶一甌作長短句俚鄙之詩
一首不能作者尔罰酒

義之蘭亭十六

少長既成集一觴復一咏雖無絲與竹亦

足娛視听

眾客無大小各飲一盃各賦一詩不能詩者遂為絲竹管
弦之聲能誦吾竹房蘭亭者免飲此日若值上已得令
者作詩飲酒各倍於眾人

東坡赤壁十七

客喜吹洞簫客倦則長嘯竟時憂然

鳴夢裏道士笑

得令者初作鶴鳴先飲一盃再作散花步虛之類左右二
客一吹簫各飲五分

庾亮南樓十八

秋月照南樓有愁何日遣急呼載酒來

孝子吳不淺

登坐物南面立量飲八分作十六字月詩或遇中秋月夜
當作二詩飲雙盃

醉翁名亭十九

飲少輒至醉衆賓一何歡智仙作斯亭

禽鳥樂其間

得令者隨意飲些子坐中有僧則償一盃以其作亭之功也
仍作禽語衆客於是撫掌大笑

白傳醉鬼二十

醉吟先生莫莫者無日間家上方丈土泥

淨何時乾對席客斟酒一盃讀祭文勸得令者作鬼歌

鄉音之狀而飲

便了行酷二十一

便了即髻奴執役與行酷莫弟一尺持勸

王大夫得令者為童子狀以酒勸主人一盃

知章騎馬二十二

知章醉騎馬蕩漾若乘舡昏如夢中

眼吞水底眠酌一盃作醉中騎馬之執

文季五斗二十三

吳興沈太守一飲至五斗賓對王大夫亦

飲否自飲一盃有妓則以妓為王氏飲六分無妓則以對席客

為王氏

華歆獨坐二十四

誰能飲不吐昔賢亦頗要須整衣冠遂

辨華獨坐整其衣冠危坐不動飲不飲隨意

陳暄糟立二十五

生不離瓢狗死當辨酒徒速為營糟立

吾將老已乎飲一盃後作歎死狀郡呼酒徒乃醉

汝陽流涎二十六

花枝催羯鼓不飲便朝天道上逢趨車津

津口流涎作擊鼓聲狀不得飲酒而口中流涎而已

永遠運盃二十七

王生交下給近之私實中咲遣皇以尊掬酒

生香風

較用沒手盞把得令之人左右鄰各一盃却揮得令者一類
如無妓請對坐者作妻把酒三人各一飲却不許揮類

玄明戒飲二十八

山陰劉縣令旧政必告新食飯莫飲酒良

策勿老人已得令過者去戒今得令之客勿飲但食少物而已

阮宣歐背二十九

阮宣強吳衍忍斷盃中物奉及老癖癡

此意豈可拂主人以拳推得令之人背罵而強之遂各飲一盃
得全者仍作癡態

趙達著謝三十

善射卜魚有盤著縱橫之美酒與鹿脯

既何必辭有

主人以松子作一拳得籤之人博之中其有無及隻乃飲一盃
仍食少脯不中則免飲

江公酒共三十一

十日可無兵一日能無酒美哉江公議此

論當不朽

但飲一盃別無它作

幾卿對馬三十二

款醉詣酒壚寒慢且亭車得酒不独飲

乃爭盤卒俱

詣壚買酒與僕各飲一盃如已無僕與生人之僕配與僕擊
話皆不妨

晏方鄉故奠飲三十三

請居為故奠飲引首出復縮因則科其頭

巢則坐抄木

此當飲三盃今怒其二任意於三者之中作一軀老而復飲一盃或不如法罰二盃仍作飲狀

釐以頭伸縮飲 因其中帽作粗手狀以口飲酒

蹲坐物上如在

宗之白眼三十四

瀟洒美少年王封臨風前奉觴而一酌白眼

望青天

既稱美少年不豈得能謳請歌一小令南北隨意然奉觴作白眼狀

季鷹轡達三十五

吳中張季鷹秋風苜蓿美即詩一盃酒

何用身後名

自唱吳歌蔬酌半盃

再思高麗三十六

畫道楊再思屆日似高麗酒醋乃歌舞

滿坐皆咲之

張敞偷盜三十七

盜首補為吏小偷未賀之飲醉藉其衣悉

擒無一遣

得令者為賊首先賞一盃坐中紅衣者為小偷不問幾人但凡身一點紅者皆飲一盃乃唱山歌帽纓及面紅者不在此限或盛暑無衣紅者則驗軀膚紅赤者皆是

艾子藏三十八

艾子醉後噦門人置諸藏本意歎之乃譬

唐三藏

得令者作吐狀而不與飲但打上好譚、不好者罰一盃

焦遂五斗三十九

焦遂酒中仙五斗方卓然高談與雄辯不

竟驚四筵

隨意的酒亦不飲亦听須談經史或古今文章之語須高

舌即說犯尋俗者罰一盃不識字之人小說謔譚諺語奇

亦可

三閭獨醒四十

皆醉衣獨醒彈冠復振衣滄浪自清濁我

歌渙文詞作楚音歌渙文詞或是詞一章免飲或皆遇重

一午得此令者則終席不得飲恒食物而已歌却不免

陶穀團茶四十一

可憐陶李士雪水煮團茶党家風味別

位唱的流霞

貧儒無酒可飲煮茶自設命妓歌雪而詞已却用骰子擲

數一人作党大尉命妓淺斟低唱無妓自唱亦雪詞

少連繫妓四十二

秀實曾繫賦姦臣衣能擊醉中正脣

大爺也勸不得得令者以箸指席中敗具之客敗具者作

揖謝罪不作揖者準罰一盃

梁商薤露四十三

中郎素酣飲無柰極歡何酒闌方唱罷

薤露亦能歌

酒蘭歌罷繼以薤露此所謂哀樂失時可罰酒一盃
嵇康彈琴四十四
時與親舊叙闊說平生但願斟酒濁禪

琴聲清聲

先說舊事成平生心事然後歌琴調飲一盃

趙軌飲水四十五

父老送趙軌諸酌一盃水豈無尊中酒公

請乃如此

衆人勸得令者水一盃

阮孚解貂四十六

進集為常侍換酒解全貂若欲免彈劾一

盃方見饒

常侍解貂有司劾之若欲免罪須飲一盃不願飲須當進

中一斝

白波席捲四十七

古有白波賊禽之如卷席目以為酒令

沉湎意乃釋

賊徒飲酒必無揖讓之容滿斟快飲如捲白波入口故酒令
名捲白波得令者如此法飲一盃

穆生醴酒四十八

穆生不嗜酒楚元為設醴久之意已怠

斯亦可逃矣

既不嗜酒又設酒醴可與免飲

岳陽三醉四十九

洞賓橫一劍三上岳陽樓盡見神仙過

西風相水秋

神仙飲酒必有飄逸不凡之態唱三醉岳陽一摺淺酌三盃
不能者則歌神仙詩三百

長言進酒五十

龍笛問龜鼓歌并細舞勸君日酌酹青

春忽將暮

得令者以骰子擲四擲數四人作樂得令者犯主人一盃

嘗君養士五十一

門下三千客其間珠履多鷄鳴已可鄙

狗盜却如何

自得令之人左轉數起至第十客為鷄作鷄鳴一聲免飲第

十客為狗作狗吠聲起偷酒一盃吃得令者免飲

自子至酉故用
十与十一之類

山簡習池五十二

飲酒高陽池日夕倒載歸時能騎馬倒

著白樓羅

飲一盃作騎馬伏仍以頭巾反帽反戴

謝諛風月五十三

諛不妄交接有而自酌曰入室唯清風對

飲有明月

對坐或左客把得令者一盃以盞盤作月月照共面得令者

还一盃右客以口吹得令者之面

宗武沽酒五十四

預恐尊中盡隔屋喚西家隣人有美

酒稚子夜能賒

右向第二客以一盃酒於此人頭上過與得令人得令人勸主人

飲如得令者百父在坐乃勸其父

平原滅燭五十五

夜飲燭忽滅客帝美人衣一絕其纓及

絕乃不知

滅道上之燭少時不問有妓無妓皆許衆說惡口一語却不
得乘時動手或日間未有燭但俱閉日仍要乘語得令者
於暗中飲一盃以贖牽衣之罪併絕免纓

相女滌器五十六

又因雅病渴滌器向琴臺時頻顧望

猶恐夫人來

坐中之人肯作卓王孫者得令之人時恍盞勸夫人一盃夫人
回水一盃以沃其渴或無人肯作夫人得令自洗盞自喫水
長卿沐披五十七
可喚檀長卿乃作沐候舞人欲与狗聞得

此亦無苦

得令者作胡孫舞人遙向坐中成生之人作開狀既罷罰一盃
如無成生者則不必酒

郭珍裸飲五十八

昔乃洛陽令姓郭名珍裸袒呼進酒侍

婢數十人

得令者解衣令妓環立進酒一盃作五啤後再吃甜物一味

文滿酒船五十九

船酒五百斛甘味置兩頭反覆以飲之瘦

備當即休

得令者先吃甜物一味進酒一盃作王碑後再吃甜物一味

畢卓盜飲六十

可嘆畢吏部盜飲比舍即既遭瓮下縛

更醉亦何妨

竊飲鄰客之盃鄰客執之呼以為賊乃命巨觥沃之仍罰

做俚鄙詩一首

阮咸承飲六十一

竹林有小阮無飲無盃觴羣承尔共之何

異食糟糠

用盃貯酒一盃作猪吃食狀於盆中喂飲之仍作猪叫座上

亥生之人亦如此配飲

光逸窺實六十二

大呼者何人必此我盃祖處呼入飲之窺實

膝排戶

得令者以首窺按下大呼一聲對面作狗吠一聲以答衆人呼

起之浮以大白

荆巫淫祀六十三

羊猪鮮且肥清醕更滿色祈疾者得死

祈歲者得飢

得令者作師巫請神狀偏飲衆客一盃衆客作神享之

靈師花月六十四

飲酒令百盃臬盧叱回旋有時醉卷月

高唱清旦錦

得此者是僧作法事飲酒三盃畢乃以骰子擲數一人則為

韓文公僧求詩文公以文談正色排斥僧唱曲把酒陪告乃止

楊惲羔酒六十五

趙玄善鼓瑟奴婢皆歌呼酒後自拊缶

秦声何鳴

暉以田家自娛得令者作田父敲盆繫碗作鳴聲或山歌
自飲一盃對飲者為趙女鼓瑟餘客隨意群唱或曲衆聲
俱發

德秀彈琴六十六

陸渾住山水著此元德秀彈琴日自妙飲

然酌春酒

以手作彈琴之狀 或口中叮嚀隨意一酌

淳于二石六十七

嚴客飲最少清灌則倍之握手更多的酌

襟解不復醉此意有四意得令之人君值此席有尊客在
上止飲半盃若得令者是席面上之人或賓互相勸可飲一盃
無坐尊長而輕狎之或客及有謳者可握手兩盃若謳者

俊點可喜肯解襟調戲笑隨意唱曲痛飲或傾配者飲聽

樊噲危酒六十八

頭髮俱上指瞋日入坡惟我死且不避危酒

安足醉

作勇而且怒狀張自立飲一巨觥仍食生肉鮓之類

淵明賦詩六十九

登高賦新詩濁酒聊自適盃盡立

自傾一盃絕餘滙

得令者坐登物上立作選体四句不能者誦陶詩一首女中有
酒則酌一盃或酒令女空及偶未有酒則免飲若此日值重九
可作三詩飲三巨觥入後菊

謫仙獨酌七十

花下一壺酒獨酌無相親我歌月徘徊對

成三人既在花下必須菊卷自歌住詞独飲一盃隨意邀一人
為月肯飲者飲不從則止

文君當爐七十一

文君姿相如甘心自當爐長向琴臺下妖

姚喚人沽

作婦人喚人飲酒坐客日願飲者得令之人把盞口作琴調
侑觴仍伴飲一盃者席間有妓得令者不願作文君起揖
請代作尔可

吳姬勸客七十二

柳巷滿店香壓酒勸君嘗金陵佳子弟

為我各盡觴

得令者替卷作妓謳一曲勸坐上年者最少者兩人各一觴

兩人尔回吳姬一觴

孟嘉洛帽七十三

人言酒何好是來識真趣我醉不覺

風吹了頭中去

科頭的酒隨意多寡此曰若值重九須作九日詩一首揮菊
於髻泛菊於盃飲三巨觴

孔群糟肉七十四

何為布易爛曰覆酒家孰君不見糟肉

淹之更堪久

得令者初自青曰酒能害人胡故常醉自此當不飲矣復自
勸曰酒亦能益人且更酌一盃遂一酌

杜康死曰七十五

杜康稱善醞其死日在酒何為不會容

不忍飲此酒

得此者三盃不得与合抽屏若此日值酒日乃謂之踏著火遂
終席不得与合矣

昔酒公壇七十六

王成與稽阮之亡今得令者亦思已死之友

二人而以酒醉之若所思非其人者隨量罰酒

潯陽送客七十七

商婦撥琵琶請主人及諸席端促絃轉

急添酒重回灯司馬青衫濕

得令者作商婦彈琵琶請主及席端各飲一盃畢主人仍

作哭声

王績侍詔七十八

侍詔何樂耶良醞可慰年三升增作斗

作稱斗酒季士

本飲三分今增作一盃願只飲三分亦听既稱季士必能讀書

請讀經書一章

度純竹酒七十九

賈之宴嘉賓度純亦与席純起為

竹酒衆人敢不吃

得令者執盃起勸坐上三人量高者既不得濫勸然酒到

亦不辭

葛伯仇餉八十

要其有酒食葛伯遂奪之善哉先師

言仇餉豈虛辭

得令者奪人酒肉而飲食如之各人之前無酒肉起斟壺中

酒櫻俎尔肉荒忙如奪之狀

蕭猷猷神八十一

蕭猷守吳吳每子庙神歌交歡至一解

酒色上神影得令者讀祝文勸對坐客飲五分對坐客作神之上而飲尔还勸五分

桃馥酒泉八十二

九河清趋蘂八莖為薪蒸危俎七澤麋

清池樂餘生

得令者自謳回曲自飲一巨觴

孔变水酒八十三

孔变頗明察兩罍一乃水何為遂知之輕

重有異耳

此客得令主人必命僕斟酒水各一盃未以器盖之任取一壺

飲過水喫水遇酒吃酒不得碎

楊雄奇字八十四

子雲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有能載酒往

奇字為君倫

得令者為楊雄坐中肯以酒勸者酌得令之人一盃却說一唯字如楊雄不識再罰一盃

馬同獨酌八十五

賓主舍新豐主人不之顧命酒独悠然

觀者乃如堵

為酒主人者作不來得令之上得令者呼酒自酌一盃如店中買飯

元明通駮八十六

我聞王刺史盧子自佳器唯須讀離

騷一飲呼萬事

讀離騷一章飲一盃

孫濟酒債八十七

尋常行坐處屢欠酒家錢欲貨此緼袍

得錢乃償人

得令人自酌隨意多少隨後解衣還人

馮坐三絕八十八

清吟復艷歌琵琶得三味長為不速客

得酒且歡喜

於坐中臘酒有留之者則就坐然後作一詩謳一曲作琵琶

吉仗乃沃以三半盃

劉寬叱奴八十九

蒼頭去巾酒大醉始言還客乃罵畜產

其辱孰甚焉

得令者為倉頭斟酒一盃至面前久之方飲席端罵者

得令者為畜生得令者要自殺主人責席端而罰半盃

玄石醉塵九十

劉公雅善飲勿飲十日酒誤至疑醉死

發家無恙不口

得令者飲一盃遂隱凡艮九直待下次令畢方起

白隨擒姦九十一

劉氏善酒釀鴻賓貴過潘盜飲醉被執

曰名為擒姦

得令者斟酒一盃與下次得令之人此客得之又遍與下次之人

遂飲之上兩人遂呼飲者為賊應日賊得酒吃了乃止

田父况飲九十二

拾遺能住否盃中為取高聲索果栗款

起被肘得令者作田父相前次得令之客用櫟子勸酒一
櫟且作村語及高聲取果子并以肘畜客

郭拙被誣九十三

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張公自吃酒李

公何醉焉

得令者以骰子任擲一人飲酒左右轉數皆不妨數著者
飲隨意多少却稱得令人姓名飲酒

陰鑑飲僕九十四

吾侪終日酣狀者不知味坐客勿笑我人

情乃如此

得令者自不飲而不飲爵之人

嚴氏乳酒九十五

乳酒下清雲濃香辛見分走送憐漁父

開嘗對馬軍

對面者斟酒作馬嘶勸得令者唱漁歌而飲半盃

趨生風味九十六

玄真葉法善幻術成荒唐遣致趨秀

才風味不可忌

得令者為葉法善作道士法事下次行令之人為趨生秀

才舞把衆賓各一盃飲罷衆人

李泌虛誕九十七

家人連酒掃洪涯今夜未又得麻活使酒秘

深疑精

得令者自稱說賊飲酒酌一盃後復稱說飲畢

樂人之樂九十八

菱角挑笙簧。公見抹琵琶。紅筍信手舞。

紫綃隨意歌

得令者以骰子 數人四各依樂器歌舞得令者飲則飲不飲亦隨

鄰生落鬼九九

白陽有酒後落魄不可及幸無人溺冠且請作長

為狂蕩書生狀作極長之揖坐客免酌

薛壽改令一百

高駢鎮成都薛濤為酒左公命改此令濤白改亦可

得令者當別行一小令以助眾賓之勸或一處後復奉元

令若元令既久自此正亦可

說郭卷第五十六

說乳卷第五十七

鯨背吟集

僕祖涉詩書薄游山水偶記迹於曾科未忘情於筆硯綠水求魚

乘桴浮海觀千般之餉漕執若龍驤受半載之奔波名如蝸角珀石漢

迢遙一似浮槎於天上銀濤洶湧幾番戰慄於舟中今將所歷海洋

山島與夫風物所聞舟航所見各成詩一首詩尾聯以古句蓋滑稽

也非敢稱於格律然則風檣之下柁樓之上奉酒酌月亦可與稍人

黃帽即因發一嘆云尔至元辛卯中秋蘇臺吟人朱晞顏名世序

朱晞顏名世序
朱晞顏名世序
猶郵炊意

淮亭數戶日燒藍一角荒城浸海尖憶似揚州三二月春風十

里捲珠簾

拔釘張蓬豈暫停為貧薄利故輕生幾宵風雨船頭
不脫策夜臥月明

輕蓑方解盡無遺夙挾双蓬水面飛却被沙頭漁父笑蒲
般雲載月明歸

崖何波濤項接空黃鶯游處樹成裘莫言山上人希住多
少樓臺烟雨中

金烏捲浪上如推萬象分明海色開遙望扶桑崖頭近小
舟撐出柳陰來

東冥雲氣接蓬萊徐福樓臺此際開應是秦皇望消息
未從何處未得來

彭月懷沙小更肥圓臍風味頗相宜菊蕊新酒何辜頰正
是橙黃橘綠時

海味新來數得餐稍人收拾日登盤錢塘江下親曾見賣
得風流別一般

萬斛新驤一葉輕逆風寸步不能行如今問在沙汀上野渡
無人舟自橫

群飛独宿水中央逐限隨波羽半傷莫去西湖花叢睡
芰荷翻雨洒北央

不思飢飽只思眠無病清流口角涎自笑先生独醒者長

扁一瓦在頭邊

遠望渾如兩乳同
近前方信兩高峯
端相不似鷄頭肉
莫遺三郎醒抹胸

積沙成島浸倉空
古把龍妃石嶮東
心有游人記曾到
去年今日此門中

從來見說海無邊
四際雲濤碧動天
昨夜神仙山下過
笙歌引至畫堂前

萊州洋內浪頭高
釘鉄千尋繫不牢
傳語海神休恣
意二三升水作波濤

海上仙山千萬洲
誰知風上屬何州
六月糧舡過不上
行人口是碑

高艦同艚在海心
一時相離不知音
夜來款問平安信
明月羞花何處尋

千斤鉄釘繫舡頭
万丈波中得脫留
想見夜深拋擲處
驚魚錯認月沉鉤

前艚去速後艚忙
暗裏尋艚認火光
何處笙歌歸棹晚
高燒銀燭照紅妝

潮信遲留風力慳
落蓬少飲浪中間
殷勤惟向梢人道
又得浮生半日閑

棹蓬回艚放還收
款側安身不自由
社恐前村無宿處
斜

風細雨轉船頭

夜鷗顛狂浪捲天深洋多少走風船一宵行盡波濤險只
在芦花淺水邊

浪靜船遲共一艖櫓聲齊起響連空要將檀板輕和又
被風吹別調中

吞天高浪雪成堆推蕩驚心眼怕開深謝波神費工
力幾回風雨送將來

遼陽別是箇乾坤東望淋漓漫遠浪奔問道錦州何處去牧
童遙指杏花村

深水行船逐步尋忽逢沙淺即驚心蓬萊近處難更補
楊子江頭浪最深

海波鹹苦帶流沙鼻上清泉味最佳莫笑行人不夙韻
一瓶春水自煎茶

海樹年深成大材一時斧伐斫新來山人指點長松說盡
是劉郎去後栽

劍鬣如山海面浮巨腮虛浪執吞舟叮嚀大客尋竿餌
稚子敲針作釣鈞

高麗遼陽各問津半洋分路可傷神風帆相別東西去
君向瀟湘我向秦

直姑風月可銷愁標路燕山第一流細花問名何處出

揚州十里小紅樓

乘興風波萬里游清如王子從扁舟早知背鯨推欲險
悔不來時只跨州

予第錄予海中詩成此秋自命名曰鯨背吟久叙予前始記一時
風波之興詩之善戲謔者也識辛母誦諸般居

演蕃露

十五卷續集五卷

宋程大昌

字泰文新安人

大學致知必始格物聖人之教初季亦期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
也是季也先秦則爾唯入漢則繁露其後轉而為釋日廣雅正謬
刊誤皆小季物人以為道故爾雅得子經比蕃露也己下雜既載世一
之制則其書往悔伏不揚此貴耳賤目之失也以仲舒之識精通天之
性命而蕃露之書事物名義悉所研極苟其未極仲舒顧可忽心而
不竟歟予嘗有意於是而問見不博問因閱古有見不問經史稗說
潛戲苟從疑得釋則遂隨所寓無簡極疏錄以備物忘雖不皆閑
涉治道而棄之可惜曰加凡最而并輯之題其快曰演蕃露以便尋
繹非敢自列於董氏以其董出而董名之自識其意焉耳淳熙庚
子新安程大昌泰之寓吳與書祕書省書繁露後云右繁露十七
卷結與問董、所進臣覘其書詞意淺薄問擬取董仲舒策語
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舒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
數十篇而玉括蕃露清明竹抹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進本通以繁
露冠書而玉括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它日讀太

平寰字記及杜佑通輿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
之寰字記曰三皇驅車抵火曰通典曰劍之左右蒼龍之象也
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无
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真也牛享閭崔豹冕
疏以繁露者何答曰鞅玉而下岳如繁地也則繁露也者右之
冕疏似露四岳是其所從做以名書也以杜樂而自推想其書背句用
一物以發已意有岳疏凝露之象焉則玉松竹林同為托物又可想
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有名連珠者其鱗貫物象以達已意畧
與杜樂所司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遇鏡則影穷者是其凡
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
殊矣

牛車

漢初馬少故曰自天子不能且醇駟將祖或乘牛車言惟天子之車然後
有馬然亦不能純具一色至將相則時或駕牛也自吳楚誅後諸侯惟
是食粗一稅無有橫入故貧者或乘牛車則此之以牛而駕自緣貧窶
無資可具非有禁終也漢帝元成以列侯侍祠天兩淖不駕駟馬車
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削爵則舍車而騎漢也有禁矣東晉惟計并
車其或騎者御史彈之則漢法乃在也至其駕馭車改用牛尊王駕
短轅犢車犢牛犢也王濟之八里百駁亦牛也言其絕駁而行連
日可八百里也石崇之牛疾奔人不能追此其所以實之也南史吳吳

太守之官皆殺軹下牛以祭預羽知駕車用牛也豈通制晉之制皆不得駕馬也耶予以是歟案上古駕車則皆駕牛無用馬者故易曰服牛乘馬也又曰皖彼牽牛不以服廂則牛服之謂也至言之耕却不用牛孔子弟子中有再耕下字伯牛豈前此未以牛耕邪詩十千為籍長沮桀溺耦而耕沮溺二人相對自挽犁也甘誓泐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詩曰四牡騤騤馬鳴有車鄰有馬白顛則車皆馬駕也然則此時牛既不耕入不駕車則將何用也至於馬既駕車之重而軹又未有人知用馬為騎直至六韜方著騎兵詩書中元未之有此則始難考也

騶不唱入宮

腰帶

舊尚令僕中丞騶倡不入宮門止於馬道

馬道是許人上馬處也

郭祚為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案騶倡者騶從之傳呼也朱仲遠為行臺僕射請准朝式在軍鳴騶廢帝咲而許之史臣謂其任情則是僕射在朝得用騶唱而涖軍則否軍國異容之義也在軍而乞從朝儀所以名為任情也梁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七人武冠絳講音唱呼入殿引隍至階一人執儀囊不隍音類篇日喧也則七人同聲音留導故曰喧也通典二絳十二講六人所謂騶也

學者

官者管也一職皆立一官使之典管也故官舍所在皆名為官其曰太子官者孝舍也五帝官天下如天下為公而使杜者仕之是為官矣三王

家天下則以天下為已有者也然則奉官之義可想矣謂口有無官餘
抗有監者官戎都有錦官齊山三服有工官其為官一也

左符

魚書

左符

魚書

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為驗蓋右符先以留州故令以

左右合也唐世刺史亦執左魚至州與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唐世左魚

之外有敕牒將之故無名魚書唐書曰開成二年幽州都使史元忠

奏當管八州準門下牒追刺史右魚各一隻臣勘自天寶末年類有

千戈並皆失墜伏乞各賜新銅魚可之貨三百五十五後有詔刺史已有制書

為驗左魚不給

交戰

交戰

交戰之內案通典何尉公車舍曰胡廣諸門部各陳屯來道其旁

設兵以示威武交接立戰以遠呵出入也

邨閣

為邨為閣貯糧也通典漕運門後魏於水運立邨閣八所俗名為

倉也

岩廊

舜游岩廊李試義訓曰屋垂謂之宇下謂之廡步檐謂之廊俗書樓

峻廊謂之岩漢宣帝選六郡良家子便弓馬者為羽林郎一名岩

廊言其禦侮岩除之下注曰後漢志曰言從游獵選宿斂階

岩下室中故號岩郎通八十

和香

梁武帝祀地用上和香杜佑注以地於人近宜加雜馥景雜馥即合諸香為之言之言不止香也梁武帝祭天始用况香古未用也道典四十三

行馬

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末五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禁約也周禮諧之陞粒音互今官府前义子是也

盃盃

東方朔傳置守官盃下注盃食器也若盃而大今之所謂盃盃也盃吾撥今僧家名其食器為鉢則中國在有此名而佛徒用之耳

霞帔

唐睿宗召宗馬承禎問道遂賜絳霞紅帔以還公卿賦傳送之今世之謂霞帔者殆起此邪出賓賓錄

二十五

代名

花書

陶隱居以諸王侍讀解職遂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以亦代名出太平廣

記目初人簡牘往來其前起語處皆書名後然語處即以花書代

名不再出名也花書云者自書其名而走筆成形狀如花葩也中書

舍人六員九書勅雜列其名濃淡相間故名為六花判事花書

之起其必始此矣常陟書名如五朵云亦其事也王分甫當神

宗正春注時其書石字為口人皆故之故時人朝之曰表德皆聯甫

花書畫帶圍蓋有以也

太平御覽異物志曰交趾甘滋大者數寸煎之凝如水破如博棋
謂之石密涼州異物志曰名密之滋甜於浮萍非石之類假石之名
實而甘柘變而疑輕注云甘柘似竹煮而曝之則凝如石而甚輕人
魏文帝詔書南方龍眼荔枝宜北西國蒲桃石密合此數說現之
既曰柘將所疑其狀如水而名又為石則今之糖霜是矣又有崖
密者蜂之釀密即峻崖懸置其窠使人不可攀取也而人之用智
者同其窠密成熟用長竿繫木桶度可相及則以竿刺窠
被密注桶中是名崖密也

六帖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奉門載唐制曰開元中奉行課試
之法帖經者以作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
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此六帖之名所從
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必遂中選也

別鑄印

右每一官別鑄印

孔琳之當桓元時建議曰古者皇王

傳國之玺及公侯襲封之印皆與古傳用無敢改作今古惟尉之一
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群臣每遷悉

改終年鑄刻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中官印即印用一印無

煩改作本傳十七

神道

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外塚地
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西漢曰又霍光營起三上閤築神
道神道言神行之道也

五馬

太守五馬莫知的據古樂府五馬立踟躕即其未已久或言詩有
良馬五之侯因事也然上言良馬四之下言良馬陸之則或四或六元
非定制也漢有駟馬車正用四馬而鄭玄注詩曰周禮州長建無漢
太守北州長法 御五馬玄以州長北漢太守品秩殊不侔不足為據
然後漢人則太守之用五馬後漢已然矣至唐白樂天和深春十
詩曰五足鳴珂馬雙輪書戟車至其自杭分司有詩曰錢唐五馬
留三足還擬騎來撓擾春光杜亦曰使君五馬一馬駝則是真有五
馬矣若其制之所始則未有知者

虛對

虛封

建安二十年曹操專封拜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与舊列侯閭内
侯見六等以賞軍功新置皆不食租虞松之曰今之虛封蓋始於此

誕馬

宣和鹵簿有面誕馬其制用也帛周秉二刀疆蓋西復馬春更不施
鞍此其馬制必有古傳非意翊矣然名以為誕則其義莫究也蔡攸
輩雖加辨釋終不協當案通典宋江夏 王義恭為孝武所忌憂
懼故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過二其字則書為但不書為誕也但有

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人桓楊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
謹是其比也其所謂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鍾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但
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轡者也通典三十二又工瓊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道逢
太保廣平王懷遠自言馬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与之案此書但為
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其理相貫也又案西
陽雜俎一卷北齊迎南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鉄甲百餘又其
所書曰但馬而不曰誕馬又馬在車後而名但知無乘具以備闕也

上教

卜教

假

後世問卜于神有器名盃玦者以兩蚌殼
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
體款自有此制後人不專用蛤殼矣或以竹或以木畧斷削使如蛤

形而中分為二有仰有俯故亦名盃玦盃者言蛤蜊中空可以受盛其
狀如盃也玦者本合為教言神所告現于此之俯仰也後又見其質
之為木也則書以為校字義山雜纂曰殫神擲校是也校亦音
玦也今野廟之荒涼無資者止破厚竹根為之俗呼竹下安教是也
至唐韻效部所收則為玦其說曰玦者盃玦也以玉為之說文玉篇皆
無玦字也按許氏說文作於後漢顧野王玉篇作亦果立孫焯如
字則在上元間而廣韻之成則在天寶十載然則自漢至梁皆未
有此玦字知必出於後世意撰也千祿書凡名俗字者皆此類也
至其謂以玉為之決非真玉雖堅不可颺擲葉野廟之巫未必力
能玉也當是擇時殼瑩白者為之而人因附玉以為之名凡今殊璣

琲瑒字雖從玉其實蚌屬也夫惟玳瑁既無明據夫無理致
皆所未安予故独取宗標之說也之幘荆楚歲時記曰秋社擬教
於神以古來歲豐儉其字無所附並乃讀書為教猶言神所告
於賜擲乎見之也此說最為明徑也又歲時記經文曰教以相為之
形如小蛤言教合也其擲法則以手俯半仰者為吉也此其所以
為教也

黃堂

太守黃堂

郡國志曰鷄坡之側即春申君之子做君之地也後有守居之以數
失火故塗以雌黃遂名黃堂

御覽堂門

寢廟

寢廟游衣冠

古不墓祭必於廟皆有寢故也凡廟到諸寢前寢則位乎廟後
以象八君之前朝後寢也凡寢之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者即在廟
之寢也高廟衣冠月一出游者游其廟寢之衣冠也秦人始於墓側
立寢漢世因之諸陵皆有園寢又有宮人隨鼓漏理枕其輿水陳
嚴具則又推寢廟之制以及陵寢者也陵寢者如廟寢其衣冠月
一游之諸侯王表曰太常孔臧坐衣冠橋壞失侯是其事也然則魏
武置宮人銅雀臺今月朝十五日望陵上食其來有自矣

通鑑四十九 陸

機作文以譏功之但知搜剔其過不復審諦其自也

頌琴

左氏襄二年穆姜捧美擯自為頌琴杜預曰琴名也猶言雅琴案

周礼有頌笙頌磬予嘗疑之若謂此之器以寫頌為名則大小雅亦嘗在數矣而其器獨不記於周礼也曰閔杜語乃暗頌去者乃其笙磬之名也唐李勉所定之琴有二名響泉一名韻磬其義亦取此乎

蝗

江南無蝗其有蝗者皆自北地非來也吾鄉徽州稻初成窠常也蟲害其形如蠶而其色縹青既食苗葉又能吐絲牽漫稻頂如蚕在簇然稻之花穗皆不得伸最為農害俗呼橫音戶蟲記得紹興庚申汪彦章典鄉飲有投牒訖此蟲為害者牒書蟲名為橫彦章謂四日有旨令恤蠱灾第言徽州蝻蟲為害不呼為橫也案唐韻蝗一音橫去聲則俗呼為橫不為無本也

生祠

于定國為東海郡決曹決獄平郡中為立生祠生而立祠此似無謂也人已死乃湏立廟而血食今也生而立廟誰當享之然而于公听之不辭者習見時事以為當然也秦始皇自立極廟漢諸帝皆生自立廟故賈誼對文帝而曰顧成之廟踞為太宗則生祠殆例此也

廁

漢書衛青大將軍侍中武帝據廁見之注溷廁也此說非也武帝固以奴隸待青矣青時已為大將軍亦不應如此之深也凡言側者皆為其在兩物之間漢文居罷北歸廁使真夫人鼓琴帝昭曰高岸

夾水為厠水經曰今斯原夾二水矣原者白鹿原也霸水自此原上
來近長安面合乎澮或謂長水皆在南水春霸要之其義兩通故此原在霸澮兩間而文帝臨之

是為臨厠也即此理推之則凡厠去者皆以兩間為義雖溷圓之名
為亦一理也詩謂夾其皇澗者是也大水在兩上之間既可名澗則
凡厠之義皆以兩間名之復何疑哉古書所著如曰預稼護變姓
名為刑人而入棄子之厠棄子如厠心動又如膏寧丁首過而曰固膏
如厠不冠矣諸如此類則真溷圓矣而溷圓之義蓋亦固用兩間
為義也又如邳都傳賈姪如厠有野蔬如厠命都繫之則此之
如厠者止為其在兩玉狹中非溷圓矣人主之見臣下不必皆在廣
庭坐雖便殿燕間柳生之前必有隙地使見者得以拜伏從容進
退乃為得禮今武帝之見青也臨斬絕之岸而使青滿伏於絕岸之
下仰視威顏女在天下可謂非禮矣故曰史武帝之禮黯而對青以臨
厠也

大宅

黃庭經天下篇曰靈宅既名玉帝游梁丘子注曰面為靈宅一名
大宅以眉目口之所居故宅為大洞經云面為赤宅黃庭經者其書自
叙云扶桑大帝授傳南嶽魏夫人也魏夫人者魏公野晉人也計其
世皆在東漢以後特不知大將經作於何世耳文選載收乘七發說
太子以遊獵之可樂而太子陽氣見于眉宇之間侵淫而上滿於大宅
也既曰陽氣自眉宇而一滿于大宅即必在眉間矣以李善之博而

不詳大宅所出惟五臣注劉良曰大宅面也亦不得言之何書也良若嘗見大洞經邪必引以為據矣不言所作本則意度之耳然則收乘之在漢世嘗已見道書而知名面以為大宅邪

烏魁

元稹集十二聽度及之彈烏夜啼引曰四五年前作拾遺請官詔下吏遣駭身作狗因妻在遠歸來相見淚如珠惟說閑宵長拜烏君來到舍是無力忙點烏盤邀女坐當時為我賽烏人死葬咸陽原土地按稹此詩即是其妻為稹賽烏而得還官者則唐人祝賽烏見有自來矣

樂營將弟子

開元二年元宗以太帝禮樂之司不應典優倡雜樂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左右騎衛將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至今謂優女為弟子命伶魁為樂營將者此其始也通鑑二百十二

金鋪

風俗通義門戶鋪首昔公輸班見水中蟲引閉其戶終不可開遂象之立於門戶按今門上排立而突起者公輸班所飾之蟲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謂之鑷音歐今俗謂之浮漚釘也案此漚者水上浮漚狀亦類蟲也南史人借雀以竹嘲譎曰誰家門屋頭鋪首浪游逸

平

始予聞蜀吳州有殺金平其名已古吳璘嘗於平上大尅金虜故
其名因此而著予嘗問人何以名平曰山名之平者所在有之不止
此處也予後至昌化縣一山其下甚峻至頂而平夷名走馬平乃
知平之為義蓋如此後有讀道書太上大雷琅書有曰尸解者不
棺不槨拂山平之上埽深樹之下衾覆於地則山平之名其未久矣

李白墓

采石江之南岸田畝間有墓古傳為李白墓所累甃瓦圍之其墳畧
可高三尺前有小祠堂甚草一范傳正作曰碑曰白之孫女言曰嘗殯
龍山之東麓墳高三尺傳正時為宣歙觀察使諭當途令諸葛
縱山兩地皆著白墳亦有實矣至謂白以捉月自投于江則傳者誤
也改葬于青山則在舊塚之東六里矣其待元和十二年矣然則
龍山青魯單曰范傳正悉白墓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歎
詩亦自云如此或者曰其豪逸又嘗草一燈江邊乃飾為此說耳
正可證矣

黃銀

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欵及杜如晦而如晦色不在帝曰世傳
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元齡送其家夫不賜黃銀而別賜
金帶則改賜之帶必為黃金無疑矣然則先賜之帶名為黃
金者果何物也世有鑰石者質實為銅而色如黃金時淡耳則

太宗之謂黃銀者其殆鑰石也矣鑰金屬也而附石為字者為尤不皆天然自生亦有用盧甘石煮鍊而成者故兼兼兩物面合為之名也說文無鑰字玉篇唐韻集韻遂皆有之豈前乎漢者未知以石煮銅故其名不附石也邪諺言其鑰不博金甚言其可貴也夫天然自生者既名真鑰則盧卦石所煮者決為假鑰矣元和郡縣志曰太原出赤銅夫不直言出銅而特言赤銅似是鑰石矣而史無名據不敢堅斷隨高祖時辛公義守并州嘗大水出黃銀以上牙朝此之黃銀即太宗用以歸帶而際賜房杜者矣今世之言鑰石者太原所產為最而太原即并州也則公義并州所得蓋自然矣鑰不經盧甘石煮鍊者也故公義所上不云赤銅而去黃銀也黃銀云者其貴重可以比銀而色特又黃也是故兼銀黃兩名而命其美也且有可驗者鬼神畏銅右有其傳矣佩玉之音其中商也皆法之不用而廟樂之聲為商者亦闕之不奏即是太宗鬼畏之論所從出也然則黃銀之不為銀而為銅此尤可證也

海不波溢

韓詩外傳田越裳來獻白雉謂周公曰矣天下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中國殆有聖人全人用羸海無波皆本此

御覽四百一

方寸

徐庶母為人所執曰方寸亂矣古今謂方寸為心似始乎此然而列子已嘗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御覽四百一

端午絲索

裴元

本字

新言曰五月午日集五絲繒謂之群兵不解以向伏君伏

君曰青赤白黑為之四面黃居中央名曰繫方綴之於復

此字疑是儒子

以示婦人養蚕之工也傳聲者誤以為辟兵予案此即今又五月絲

索也今索合五色線為之此之所言乃自用繒其曰四色為之四面即

是裁色繒為方片各案四方色位而案之於衣而黃繒居四色繒

之中以此綴諸衣上以表蟄蟲上之成故名繫方繫者積而會之也方者

各案其方以其色配之也今人用絲線繫辟益文也

御覽八百十

端足

左氏昭六年豐賈以幣錦二兩遺子猶注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

兩所謂尺也二兩者二尺也

御覽八百十五

涼州

樂府所傳大曲惟涼州最先出會景曰自晉播遷內地右樂遂

分散不在符堅滅涼始得漢魏清商之樂傳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

閏中收之人于江南隋平陳獲之隋文曰此華夏正声也乃置酒高署

搃謂之清樂至煬帝乃立清樂西涼等九部武后朝有六十三曲如公

莫也論明君子夜等皆是也後遂訛為梁州

肩輿百官得於寓京乘輪自揚州始後遂不乘馬准從罵劉乘之

祖宗時臣僚雖在外亦不許乘輪也唐會禽三十卷曰開成五年黎

植奏官朝出使自合乘駟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

輒乘檐子如疾病即在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檐

天自出錢顧其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

馬人

退之上廣帥詩曰上白為人未傳灯錄曰富那夜奢昔為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之如馬保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悲鳴因斃馬鳴大王案中印度在西城西城地与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未至廣境邪退之与佛異趙而此馬人乃由佛典當是佛教已通中國馬人已未亦同民庶赴上曰衛集邪故退之得而記之也荀子蠶賦曰此大身女好而頭馬者首欬今蠶頭實不似馬而鄉乃云尔則蠶為馬類古有其傳矣周礼禁原蠶為妨馬也人術家未僮蠶塗傳馬輒不能亂草則蠶馬類信矣傳灯之說固專尊佛而自周礼以及荀子皆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其說也如此殆古未已有此傳矣然蠶皆悉有黑禁迹對出宛如馬蹄而頭實方似也

蘇塗

通典東夷馬韓祭鬼神土蘇塗建大木以垂鈴鼓注蘇塗有似浮塗案浮塗即浮圖、即搭

謎

謎無謎字善其意制即伍奉東方翔謂之為隱者是也隱者藏匿事情不使暴露也至鮑照集則有井謎矣玉篇亦收謎字釋云隱也即後世之謎也鮑之井謎曰一人

五八飛泉仰流飛泉仰流也者垂綆取水而上之故曰仰流也一者井字八角也

五八者析井字而四之則其字為十者四也四十即五八也凡謎皆放此

上宮

孟子曰孟子之藤館於上宮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曰期乎衣桑中要衣乎上宮通鑑十八漢陳皇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螢囊

中沈存清夜錄丁朱崖則有司籍其家有絳紗十大車如燭籠而無跋無炮不知何用其家曰聚螢囊也詳其此製衣有之用無火之熱亦也巧矣然隋煬帝也常為之曰大為之囊照耀山谷也丁民之囊也詳其此製衣蓋其具體而微者耳

厨傳

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吏或擅興榷筴飾厨傳以稱奢過客按厨傳兩事也厨庖也以好飲食供過客則為飾厨也傳者驛也且車馬資行役則為飾傳也今人合厨傳為一槩謂農饌為厨傳非也

嘌

凡今也歌曲比古鄭衛又為淫陰靡近又即旧声而加泛濫者名

曰嘽唱嘽之讀如輒玉痛嘽子謂如輒引詩曰匪車嘽兮言嘽
嘽無節度也元不音瓢慶顏嘽讀如杓疾吹也亦不音瓢
五百後漢虞謂傳可注讀漢去百伍分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
六百名皆四人自百石已下皆二人昔緩武官伍百六官辟車給
下侍閭門闈部署衙定卒皆自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
皆赤幘絳襜即今行鞭杖者也

餽餽

世言餽餽是虜中渾氏張氏為之按方言餅謂之餽徒昆切或謂之餽
音張或謂之餽音渾則其來久非出胡虜也

百丈

南史朱超石傳宋武百伐超石前鋒入阿軍人緣何南岸牽百丈
有漂度北岸者杜詩上蜀百言百丈也

金吾

楊子雲執金吾歲吾臣司金敢告執璜則如金吾者以金飾其兩
末也金管軍官入朝所執之杖皆金釳其末也漢志謂金吾為
馬非也

神道碑

裴子野葬湘東王為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柩于
羨道了列誌自此始

獲生人

亦為級

衛青傳斬三千七百級師古日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者為一級此意與車稱兩馬因復生名獲一人為一級也此意與車稱兩馬稱足同

先馬

荀子正論天子乘大路諸侯持輪扶輿先馬注先馬尊馬也後立太子洗馬釋曰者洗先也亦比先馬之義也天子出則有洗馬言騎而為太子義衛之先也

嘉慶李

韋述兩京記東都嘉慶坊有李樹其實甘鮮為京師之美故稱嘉慶李

養和

李泌訪隱選異采詎木蟠枝以隱背號曰養和人至今効之乃為養和以獻 木平廣記

夫纈

元宗時柳媿好適趙氏性巧慧使工鏤版為雜花象之而為夫纈日媿好生日獻王皇后上見而賞之目敕官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秘後漸出徧於天下 唐語林四

金釵器

續漢書桓帝祠老子用純金釵器楊雄蜀都賦日雕鐫釵器百伎千工

浙江

說文釋浙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又漸水出丹陽黠中東入海皆今錢塘浙江也秦始皇渡浙至會稽又莊子有淞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徑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為浙若謂浙漸字近久而相變如邗邳之類邗許氏漸水一又復兩出皆不可晚黠欽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一上有浙嶺而繁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桐廬而遂從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路名為浙亦無抵語第以古語為正則出黠者古也則淞之得名既秦而桑欽更以為漸何也

桑殿

說文堦堂熟也丁果反又云塾門側堂也今桑殿取此

要月舟

莊子言魏王大瓠護落無所用何不以為大尊而浮之水上司馬云尊如酒器縛之于身浮于江海所謂腰舟也亦別冠子中流失船一立于金者也

墓石誌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曰云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則墓之有誌不起南朝王儉然西京雜記所紀制度多班固書所无又其父氣無媚不能古勁疑即晉句洪為之

內中

漢紀元封二年甘泉宮內中產芝注內中謂後庭之室也

吳越改元

寶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落星石制書辛卯乃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寶太元羅隱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臨安志以此知吳越雖云稟中元正朔既後唐長興同元年號與其室正大同歲而名不同吳越自嘗改元審矣

吳越分境

唐僧詩曰到江吳地盡對岸越山青陳後山曰方言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善謔曰者此杭越猴子詩也其謔亦有理然以後山之博而於杭越二州分境亦隨世境言之以未諦審也案國語越雖為吳所侵棲之會稽然其國境北至御示見、金嘉興縣御示見鄉亦曰語見也句踐作吳用御示見人涉江涯此松江也龍哀吳勝之夫御示見之人越王得以為用則御示見之人素隸越籍審矣則吳境何嘗控江也耶

沙河塘

潘洞浙江論云胥山西北舊皆鑿石以為踐道景龍四年沙岸北漲地漸平坦桑麻植焉州司馬李珣始開沙門水陸成路事見杭州龍興寺匾保胥山者金吳山也吳山有廟相傳其神吳子胥故也又州匾經云塘在縣南五里北時向流去青山未甚遠故李紳詩曰猶瞻伍相青山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浪也景龍沙漲之後至於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鉄幢今新岸去青山已逾三里皆為通衢民居甚中此匾經之言也及今詔吳間紅亭沙漲其以又遠在青山西南矣

貢禹年七十生子

貢禹為光祿大夫乞骸骨曰臣犬馬之齒人土凡有一子年十二以年計之是年七十有一而生此子也武王之壽九十歲當成王嗣位時十餘歲是武王八十而生成王也

鈴下威儀

晉書楊方為即鈴下威儀諸葛恆待以門人之禮案鈴下威儀殆今典容之吏耶

姑蘇筆記

二身

朱木 羅志仁 號倦游卷 國初 氏在秋人

老泉論漢高帝云帝曰周勃重厚少大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

有呂氏之禍矣雖然其下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東坡論高帝云或曰呂氏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氏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知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而高帝逆知之父子立論亦自不同如此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閣詩云達時可謂真千載拜賜應須臾萬回時人謂之薛方回賈秋壑柄國時浙漕朱浚深源每有劄子稟事必稱公万拜覆時人謂之朱万拜深源晦翁曾孫也惜哉

錢文僖公惟演生富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晚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守推官歐陽脩皆一時勝彥遊宴吟咏未嘗不同落下多水竹奇卉園囿勝處無不到有郭正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呂文穆公游累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繼

桐更薦之得職官。送鄉亦未嘗出任。陸亭蕪花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餘矣。日文僖率僚屬訪之。出其居一里外。屏騎浞腰輿。張蓋及門。不君以名氏。洛下士族多遇。客中送鄉不常出見。莫知其何人。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踈爽。闔明皆天下之選。送鄉笑曰。陋居罕有。過送年日所接之人亦無如數君老者。甚夫偃頽少留對花。少酌。於是陶尊果藪而進。文僖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而吏報中。牌府吏牙兵列庭中。送鄉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師魯指文僖語之曰。留守相公也。送鄉笑曰。不面固肯。願野人遂相与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盤肴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目八。辭去。送鄉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

自失語。歐公諸人曰。此真隱者也。渠視富貴為何等物邪。歎息累曰。宣和間。廣川董余為鎮江府教官。有李迥者。高尚不出。人士頗宗仰之。董時往見。与之款語。出所著書及所嘗獻朝廷者。又知其通於治道。皆切時用。非尋常事。文彩取入。娛悅者。董因白知府。虞奕曰。治下有隱君子。盍訪之。虞問為誰。董以李迥字叔友對。虞奕曰。斯人則願見久矣。一日携具邀董偕詣。而叔友預辭。以未嘗製衫帽。虞許野服相見。至門下車。与董步。面人林。友除僭迎。客神情蕭散。賈守甚高之。既餽。叔友起。懇賞曰。迥有年。母八十矣。願得薦迥名于朝。丐處世士。踈庶遇息。可覲虞。唯。而去。明日董詣之。曰。胡不見謀。而遽啓此。蓋叔友邑愧。悔曰。恐真不再。來董具以語諸生。共嗟惜之。予謂虞守不失為有錢。

文僖之遺風而李散友有愧於郭廷卿多矣

賈秋壑

賈秋壑德

醜詞 元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醜詞語云老臣無罪何中議之不容上帝好
生李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孤之旦預陳易箠之辭切念臣際遇三朝
始終一節為同任怨但知存大体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
末路醜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祖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
惟有後齒中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倖誨不為留侯
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忍置霍光於赤族仰慙覆載俯愧劬勞伏
願皇天厚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報三宮睿怒收瘞骨于江邊九
廟聞吳掃氛於境外此時已無廖王諸客矣豈似道所自為邪
讀之雖可怒可笑可良其文自好

題張子胡代為和州守設廳題果云宋乾道丁亥正月朔旦郡守胡
昉新作黃堂其綏靖和民千萬年永無斃詞翰奇偉至金猶存彭
大雅文子師蜀築重慶城幕容門士各撰記頌功侯不當其意文子乃
自記十七字云大宋嘉熙庶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為蜀根本大書深刻
之諸人歎服文子以布衣位至方伯連率功名震耀其腦次亦不凡矣
本不工文然吐辭超勝以少勝多暗合于湖想見豪氣

酒禪二論

東坡言梅丈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
酒也然不可謂之能飲蓋謂聖俞剛制已不免為酒所動矣馮當

世弗知大原日以書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但閉目不觀惟自以談
禪為事平甫答曰若如所論即明公未達禪理但閉目不觀恒是重
公案平甫此論與東坡意合

是樂亭記

古今佳文章其湮沒而不傳者亦復何限鄭懈字欽夫守江陸作
楚樂亭記云予之有頌云我是蘇州監本歟與命祝壽獻棺材
近來髣髴知人事兩下近歸屋下未餘謂張李鷹之先見陸魯
望之馬標張伯英之草聖此不待論多智如丁晉公在朱崖猶能使
商人迎奏乞隣於君又盛德知范六文終始能光天下之憂而憂風
流文采如石湖使輒一節声名山立蘇人歎不歎哉若今之所觀則風

移依改正限欠對耳

雪舟勝語

一牙先曰笑天勝語

宋本
周初邵桂子
字玄同
嚴陵人

唐悅齊仲文字与玉知台州朱晦菴為浙東提卒素不相得至於互中

壽皇文宰批二人曲直對秀才爭閑氣耳悅齊春官妓嚴蕊奴悔菴

捕送囹圄提刑岳商卿霖行部疎決蕊奴乞自便憲使問去將安歸

蕊奴賦卜筮子末云佳也如何住去也終須去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

歸去憲笑而澤之蔡條西請詩詔載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

就西城破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双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瘦

金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宗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達藝祖云李煜

若以作詩士夫治國事豈為吾虜也又一詞云簾外雨潺潺春意將

闌羅衾不暖五更寒要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魚
限闌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會思悽惋未幾
百世微宗一二長短句方北狩在房中猶作小詞云孟婆、你做些方
便吹箇紅兒倒轉後在汗州有二絕云國破山河在宮庭荆棘春衣冠今在祗思作北
何日是搔首賦車攻國破山河在宮庭荆棘春衣冠今在祗思作北
朝臣又云校老汗城北西風又是秋中原心耿、南國淚悠、嘗瞻恩
賢佐顛情憶旧游故宮禾黍編行役閔宗周又云香、神京路八
千宗初隔越幾經草衰殘病鳩那能又茹勞苦荒敢怨天又清
明曰作云草母初生認禁煙此地寒食草母生無家對景倍淒然帝城春
色誰為主遙指鄉闕涕淚漉以上詩並見天會錄又嘗瞻錄云道
君喜為篇章北狩以來傷時感事形於歌詠者凡有余首以上逆
吉變裏昇炎天所傳于灰燼之餘者僅此數篇而已或謂微宗乃
南唐後主後身其然豈其然乎

靖康徽欽北狩紀其事者有泣血錄避戎夜話靖康野史朝野
僉言趙子砥比歸錄曹勛北狩錄天會錄靖康水史痛定錄嘗
瞻錄竊憤錄覽之使人涕泗滂沱不意後人復哀後人也

至元丙子三宮赴北行者俘三季士一百人從行責奇威足其數時見
幾者悉已竄徒本齊有相兩舍州橋吳府子弟名棠孫榮孫歲
僅一入齋至是乃為齋威所措駭之北去闕後諸生趨趨不行人輩以
棍棒三下登舟餒甚得飲一桶無已筋乃於河邊拾蚌蛤之殼爭

攫而食飢寒困苦道亡者多皆身膏草野後放回授諸路府
教授僅餘十七八人耳

方梧坡元善鄉之前輩也其父無子偶妻之妹來者其妹松之有
娠妻乃偽作產蓐伏生梧坡厚賢裝以嫁其妹梧坡買甫曰同
姓補據入太宰以泛克過省登科齋舍謂之三無同舍蓋生無母
補無據登科無解也

至元辛巳初到雲間餽物衆相識頃刻作儂劇數技並不要重
復曹誠齋吳蒙靜皆妻叔合作一席以儂劇見指卷之曰斗絕一
偶何敢敬曾吳之揖主言三復選得井沫泗之堂翻其雙鯉魚
之書寵以五侯鯖之宴粲然以相接易稱重勤長者賜少者不敢

薛尚容侍謝

大德辛丑正月乙丑遣女適曹男贅于唐衛山齋以書賀之有子有
室子有家成惟征成惟築之對答曰子為人之後謾歌唐什之三
星女謂嫁曰婦未熟曹家之七誠云云乙丑利於行我方歎兩窮之
值甲戌征且築君子誇一日之因云云標梅宜其家宜其室未足多
召國之及時木瓜報之玖振之瓊但願若衛人之永好

文、山天祥留中齋亭夫一般狀元宰相不俊結裏不同流芳遺臭
較然可見陳靜觀宣中客元方暹里雖免作地臣而視從容就义
者有間矣陳如心文龍奉義就擒祖得其死方蛟峯逢辰德祐
屢召不起持父服終其身尚得為全人也

文山在獄中時北人有詩之當今不殺文丞相召義臣忠兩得之義
似漢王侯蓋日忠如蜀將斫頭時乾坤日月華夷界固嶺風雪
草木如禾必史臣書到此老夫和流寫新詩中齋自北歸過嚴
陵就養於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昆明灰劫化塵縉
夢功名黍一炊鍾不將南操變度公空把北臣悲婦未服應潮
山在老之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憐未死青出衫畚得裹遺屍
婢之婢世謂之重臺評書者謂羊欣書似婢李夫人未帝李欣
書故高宗謂米字為重一今有人以非道進身而人又求出其門是
無重臺也幹之幹曰踏床兒即重臺之謂臺或作儻與只此臺
字

彭大雅知重慶大具城築僚友更諫不從彭曰不把錢做錢者不
不把人做人者無不可築之理既有城成僚屬乃請立碑以紀之大
雅以為不必但立四大石于四門之上大書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築
此城為西蜀根本其後蜀之流離者多歸焉蜀亡城猶無心真
西蜀根本也

大業雜記

一

隋杜寶

隋者作即

大業元年敕有司於洛陽故王城東營建東京以越國公楊素為
營東京太監安德公守又愷為副廢三壩舊道令開棗柵道時
有游人章仇大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衝不可久
位周皇之初有童謠云修治洛陽還晉家陛下曾封晉王此時驗也

帝覽表愴然有遷都之意即日車駕往洛陽改洛州為豫州至
京師八百余里置十四頓別有宮有正殿發河南道諸州郡兵夫
五十余萬開通津渠自河起滎澤入淮千餘里又發淮南諸州群
兵夫十餘萬開刊溝自山陽淮至于陽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
千步通龍舟兩岸為大道種榆柳自東柳至江都二千餘里樹蔭
相交每兩驛置一宮為停頓之所自京師到江都離官四十餘所
東都大城週迴七千三里一百五十步西拒王城東越渥澗南踰洛川
北踰谷水宮城東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城南東西各兩重北三重
南臨洛水開大道對端門名端門街一名天津街闊一百步道傍
植櫻桃石榴兩行自端門至建國門南北九里四望成行八由其
下中為街道通泉流渠朕帶其間端門即宮南正門重樓上重
名大徽觀臨大街直南二十里正當龍門出端門百步有黃道渠
闊二十步上有黃道橋三道過渠二百步洛水有天津浮橋跨水長
一百三十步橋南北有重樓四所各高百餘丈過洛二百步又流落大
為重津渠闊四十步上有浮橋津有時開闔以通樓舡入苑重南
百餘步有大隄有民坊各周四里開四門臨大街門皆為重樓
飾以丹粉洛南有九十六坊洛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縱橫相對自
重津南行尽六坊有建國門即羅城南正門也門南二里有甘
泉渠流落入渠渠上有過仙橋五道時人亦謂之五橋南北有
拳表長四丈各高百余尺建國門西二里有白虎門西二里至苑

城傍城行三里有天經宮。南二里有仙都宮。並置先帝廟堂。建國門東五里有長夏門。南二里至甘泉渠。南五里至伊水。東北流十餘里入洛。端門西門一里有名液門。南過黃道渠橋。南道西有右侯衛府。出右掖門。傍渠西二里有龍天道場。南臨石澗。口即煬帝門。師濟閣梨所居石澗東西三百餘步。潤五十餘步。深八尺。並用青天石。長七八尺。厚一尺。自上至下積三重。並用大鉄為細腰。互相鉤牽。亦非常之牢固。正當澗口三十步。初造澗之時。鑿地得大窖。容千斛許。于是填塞澗成。不過一年。即破碎。上令濟閣梨。呪之後。更修補得立二年。閣梨亡。還復毀破。前後計用四十萬正。以瀉王城池水。下黃道渠入洛陽門東。有左掖門。南道左有左

侯衛府。左掖門東二里。即東城南門。南路水有翽津橋。通翻經道場。新翻經本。從外國來。用具多樹葉。形似枇杷葉。而厚大。橫作行書約。經多少。綴其一邊。牒然。合呼為梵夾。道場北有道術坊。並是陰陽梵呪。有道術居之。尚有百余家。東城東有宣仁門。臨大街。街大小與天津街相似。東行。凡六坊。有上春門。外夾道南北。有東西道。諸都印百餘所。每年朝集。使停之處。并新戶坊。東至双槐樹。三里宮城正門。曰則天門。南去端門五百步。則天門一百步。有具教門。一里有重光門。即東宮正門。東二百步。有秦和門。並重觀門。內即左右藏。有庫屋六重。二十五間。一十七架。總一百五十間。右藏屋兩重。總四十間。屋大小如左藏。左絲綿布絹右楚變金銅鼓雜香牙角出則天門南橫街。

直東七百步有東太陽門、東即東城門、東街北行三里有含嘉門、
北即含街城、北德猷門出、含嘉城西有圓壁門、西有圓壁城、正南
有曜儀門、南即曜儀門、南玄武門、內即宮出、則天門南橫街直
西七百步有西太陽門、出門道西南行第一院、齊王宅、第二院、燕王
宅、第三院、陳王宅、第四院、代王宅、第五院、越王宅、西拒周王古城、
西即入苑、則天門南八十步過橫街道、東有東西、西有西朝堂、西連內史
省、兩連謁者臺、連右翊衛府、西拉右掖門街、西有犖庫、
西即西馬坊、西拉西城、西朝堂第二街北、壁弟、即右驍衛府、西連
右禦衛府、西拉右掖門街、西有子羅倉、有鹽二十萬石、子羅倉
西有粳米六十餘窖、以別受八千石、窖兩至西城、西朝堂南第三街、弟
一御史臺、西連祕書省、西連尚食庫、西連石監門府、西連長
秋監、西抵右掖門街、西即掌醢署、西連良醞署、西至粳
米窖坊、東朝堂、東連門下省、東殿內省、東連左掖門街、
東即拉左掖門街、東即西錢房、連錢坊、東朝堂南第一街、弟一
左驍衛府、東連左備身府、東左武衛府、東連左屯衛府、
東連左禦衛府、東拉左掖門街、以東即少府監、東即東朝堂
南第三街、弟一司隸臺、東連光祿寺、東連左監門府、東連
大府寺、東拉左掖門街、東即少府監、連南監、東至城出、東太
陽門街北道、東第一街有鴻臚寺、東有司農寺、東連太常
寺、東拒城、第二街即宣仁門大道、北即尚書省、第三街、將

作監。東連太僕寺。東至城第四街有衛尉寺。東連都水監。
東宗正寺。連東大理寺。東拒城則天門兩重觀。上曰紫微觀。
左右連闕。高百二十畫。門內四十步有水。秦門。東二百步至會昌
門。永泰西二百步至景運門。溢步廊連市。坐宿粥兵永泰門內
四十步。有乾陽門。並重樓。乾陽門東西亦軒廊。周市門內一百二
十步。有乾陽基。高尺。從地至鳩尾高二百七十尺。十三間。十九架。三
陛。一作曆。軒文棍。鏤檻。藥。扞。百重梁。拱。十構。雲。相。綉。柱。華。榱。
碧。當。穿。軒。燕。死。之。壯。麗。其。柱。十。四。圍。倚。并。垂。蓮。仰。之。者。眩。耀。南
軒。乘。以。朱。絲。綢。絡。不。下。至。地。七。人。以。防。飛。鳥。四。面。周。以。軒。廊。坐。宿
粥。兵。殿。庭。左。右。各。有。大。片。面。闊。十。尺。庭。東。南。西。南。各。有。重。樓。一
懸。鐘。一。懸。鼓。刻。漏。則。在。樓。下。隨。刻。漏。則。鳴。鐘。鼓。大。殿。北。三。十。步。有
大業門。內四十步。有大業殿。規模小于乾陽殿。而雕綺過之。乾陽
殿。東。有。東。閣。東。二十步。又南行六十步。有東華門。門東四十步。道北有
文成門。內有文成殿。周以軒廊。東華門南四十步。左延福門。出門
東行一百步。至章善門。街乾陽殿。而有西上闈。入內宮閣。西二十步。又
行六十步。有西華門。出門西三十步。道。有武安門。門內有武安殿。周
以軒廊。西華門南四十步。有石延福門。出門西行一百步。至明福門。山
門。西行一百步。至明福門。街大業文武成安三殿。漸坐見朝臣。則
宿衛隨入。不坐。則有宮人。殿庭並種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
諸名菓。奇卉。東有大井。二面門。十餘尺深。百餘尺。其三殿之內。內

宮諸殿甚多不能悉知則天間東二百步有吳教門北三十步有會昌門北三百步有章善門入內尚食進食尚藥進藥內尚進物皆內自此門會昌門內道左有內殿內者少府內監尚光祿內廚道右門下內者左少衛內府左監門內府入章善門橫街東北二十步有重潤門東有東宮則天門西二百步有光政門北三十步有景運門北二百步有明福門入內宮命婦人朝太子進書皆由此門入景運門內道左有內史內者祕書內省太子館右監門內府右六衛內府鷹坊內甲庫道右命婦朝堂惠日法雲二道場通真玉清二玄壇接西馬坊入明福門北行三十步有玄靖門內有玄靖殿周以軒廊即官內別供奉經像之處出玄靖門橫街東行四十步有修文殿西行百步有閭闔重門南北並有仰觀臺高百尺門西即入寶城內有儀鸞殿南有烏桕林栗林有蒲萄架四行長百余步架南有射堂對閭闔門直西二百二十步有寶城門出北傍城三里有方諸門即負壁城出寶城門西行七里至青城宮即西苑之內也

元年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造十六院屈曲周繞龍鱗渠其第一延光院第二明彩院第三含香院第四承華院第五凝暉院第六麗景院第七飛英院第八流芳院第九耀儀院第十結綺院第十一百福院第十二萬院第十三春院第十四永樂院第十五青暑院第十六明德院置四品夫人十六人各主一院庭植名花秋冬即剪

雜絲為之色俞則改著新者其池沼之內冬月亦剪絲為芟荷
每院門東西南三門、並臨龍鱗渠、面闊二十步、上跨飛橋、過
橋百步、即種柳楊、修竹、四面鬱蔚、茂名花、美草、隱映軒陛、其中有
道進亭八、而合成鱗華之麗、冠苑今古、其十六院例相倣、倣每院
各置一屯、即用院名之、屯別置一人、副之、並用宮人為之、其屯內修
養、芻豢、穿池、養魚、為園、種蔬、植瓜果、四時饋膳、水陸之產、靡
所不有、其外游觀之處、復有數十、或之輕舟、畫舸、習采菱之歌、或
升飛橋、閣道、奏春游之曲、苑內造山、為海、周十余里、水數深丈、其
中有方丈、蓬萊、瀛州、諸山、相去各五百步、山高出水百余丈、尺上有
通真觀、集賢臺、惇仙宮、分在諸山、風亭、月觀、皆以機成、或起、或滅、
若有神變、海北有鱗渠、曲屈周繞、十六院入海、東有曲水池、其間有
曲水、殿上已禊飲之所、每秋八月、明之夜、帝引官人三五、騎人定之、
後開闔闔門入西苑、歌管詩府、寺乃置清夜游之曲、數十首、初
衛尉卿劉權、祕書丞、帝方頃、總監築宮城、一時布兵、夫周市面、四有
七十萬人、城周市、兩重、延生、氏三十余里、高四十七尺、六十日成、其內諸殿、基
及諸墻、院、又役十余萬人、直東都、土工監、帝役八十余萬人、其木、工、瓦、金、
工、石、工、又役十余萬人、河南郡在宣範里、西北出宮城、七里、河南縣在政
化里、去宮城六里、在天津街、西洛陽縣在德茂里、宣仁門道北、西去官
城六里、大同市、周四里、在河南縣、西一里、出上春門、傍羅城南、行四百
步、玉漕渠、街渠、西行三里、至通遠橋、南潛渠、橋南、即八通遠市、二

十門分路入市東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內郡國舟舩舳舻萬封市南臨
洛水跨水有臨寰橋南二里有豐都市市周八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
十行三千余肆夢宇齊平四望一如榆柳交陰通渠相注市四壁有
四百余店重樓延閣互相照映招致商族珍奇山積出上春門東
十二里有亭子宮南臨漕渠東臨積潤池東二十里有華林園備
池塘臨玩之處建園門西南十二里有景華宮內有含景殿及射
堂樓觀池隍十余里有甘泉宮一名潤宮周十余里宮北通西北
其內多山阜崇峯曲澗秀麗標奇其中有閭風亭麗日亭
棲霞觀行雨臺清暑殿南有通仙飛喬百尺澗青蓮峯峯
上百翠微亭游賞之美於斯為最

大業元年春遷相未成較內史舍人封德彝於此置宮人教揚州
總管府長史王弘大修江都宮又於揚子造臨江宮內有凝暉殿及
諸堂隍十余所又教王弘於揚州造自及樓舩水殿水一作航板帽板
舩黃篋舩平乘艨艟輕舩等五千余艘八月方得成就九月車駕
幸江都宮發藻澗宮宿平樂園頓自漕渠口下乘小航朱行次洛口
御龍舟皇后御翔螭舟其龍舟高四十五尺闊五十尺長二百尺四重
上二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周以軒廊中二里有一百六十房皆飾以
丹粉裝以金碧珠翠雕鏤奇麗加以流蘇羽葆朱照網絡下一重
長秋內侍及乘舟水手以青絲大條繩六條兩岸引進其引舩人普
名殿脚一千八十人並著雜錦綵裝襖子行纏鞋鞞等每繩一條

百八人分為三番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其人並取江淮以南少壯者為之皇后泝次水斂脚為兩番名翔螭舟其斂脚有九百人又有小水斂九名諄景舟並三重朱絲網絡已下斂脚馬兩番一艘一番一百人諸妃嬪所乘又有大朱航三十六名漾彩舟並兩重加網絡貴人美人及十六夫人所乘每一艘一奢斂脚百人又有朱馬航二十四艘蒼螭航二十四艘白虎航二十四艘玄武航二十四艘並兩重其駕舟人名為舡脚為兩番一艘一奢六十人又有飛羽舡二十艘一重一艘一奢四十人又有青鳥舡十艘凌波舡十艘官人水習者乘之往來供脚作奉已上斂脚及舡脚四萬餘人有樓舡五十二艘諸王公主及三品以下坐給黃衣夫舡別四十人三樓舡一百二十艘四品官人及四道塲設壇僧尼道士坐給黃衣夫舡別三十人又有二舡樓二百五十艘五品以上及諸國蕃官乘黃衣夫舡別二十五人板舡二百艘載羽儀服飾百官供奉之物黃衣夫舡別二十人茂舡二千艘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從官坐及五品以下家口坐並舡別舡黃衣夫十五人已上黃衣夫四萬餘人又有平乘五百艘青龍五百艘蒙艫五百艘艘五百艘八擢舡二百艘作鱣舡二百艘並十二衛兵所乘并載兵器帳幔兵士自乘不給夫發洛口部五百乃盡舡艦相繼二百余里騎兵兩岸二十余萬每行次諸部界五百里之內競造食獻多者一州百昇于時天下豐樂雖此差科未足為苦文武百司並從別有步騎十餘萬夫兩岸翔舟而行冬十月車駕至江都十二月置城皋關於宇城西邊黃河記之水上

二年正月帝拜成蒙殿元會設庭燎於江都門朝諸侯成蒙殿即江都正殿南有成象門南即江都門二月大駕出揚子幸臨江宮大會賜百寮赤錢於凝暉殿蒲戲為樂四月勅土工監丞任洪則開東都漕渠自宮城南承福門分落水東至偃師入洛五月敕江南諸州科上戶分房入東都住名為部京戶六十余家七月自江都還洛陽敕於汾州西北四十里臨汾水起汾陽宮即管涔山河源所出之處當盛暑日臨河與漱即涼風凜然如八九月

三帝帝拜崇德殿不怡曰先朝不甚邇此殿宜於此館之西別為一殿因乃造承乾殿後改為毓德殿在京師行次金城都党項羗帝朝見問曰古有先零燒雷苜種落尔是何者之後對曰相傳侯之

後帝笑之至浩灑川橋成乃行先是造觀風行殿三間兩庀毋柱素壁雕梁綺棟一日之內巍然時立夷人見此莫不驚駭以為神異

六月敕開永濟渠引汾一作沁水入一何又自汾一作沁水東北開渠合渠水至于涿郡二千余里通龍舟

四年二月自京師還東都改胡休為交林胡瓜為白露黃瓜改茄子為崑崙紫瓜梁都有清冷泉水周開二里許即街平所得大龜之處清冷水南有橫讀東南至楊山縣西北入通濟渠勿有大真似鯉有角從清冷入通濟渠亦唐與之北

五年吳郡送扶二百樹其樹蔓生纏繞宅樹葉圓而厚凌冬不凋夏月取其葉微炙使者煮以飲碧綠色香甚美令人不渴

先有籌禪師仁壽間常在內供養造五色飲以扶芳葉為青飲
拔楔根為赤飲醪漿為白飲烏梅漿為玄飲江呈一作桂為貴飲
又作五香飲第一沉香飲次檀香飲次栴檀香飲次甘泉香飲皆
有別法以香為主尚食直長謝詵造淮南玉食經有四時飲

六年四月帝幸隴川宮避暑十二月敕開江南河自京曰直余杭郡
八百余里水面闊十余丈又擬通龍州並置驛宮草頓並足款東
虞會稽

十年愨兵東進幸北平榆林宮四月車駕幸汾陽宮避暑者宮所即
汾河之源上有名山管涔高可千仞帝於山上造亭子十二所其最
上名翠微亭次閭風彩霞臨月飛芳積翠合璧含輝凝碧紫崇

澄景最下名尚陽亭子內皆絞廣一丈四邊安劍闌每亭鋪六
尺榻子一合亦又有臨汾殿

十二年春正月又敕毗陵郡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近教萬人可郡
東南置宮苑周十二里其中有駙營十六所其流觴曲水別有涼
殿四所以環漕流共四殿一曰圓基二曰結騎三曰飛宇一作雨四曰

涵景其十六宮亦以殿名宮芳夏池之左一曰驪先宮二曰流英宮
三曰紫芝宮四曰凝華宮五曰瓊景宮六曰浮彩宮七曰舒芳宮
八曰懿樂宮池右第一曰朱壁宮二曰椒房宮一曰鳳宮三曰朝霞宮

一作清暑四曰朱明宮五曰翼仙宮六曰翠微宮七曰層城宮八曰
千金宮及江左叛熹燒遂盡之又款於禹穴造宮未就而天下大

乱十二月修丹陽宮欵東慶會稽等郡臣皆不欵

說郛卷第五十七



聖